

宣講珠璣

卷卷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4

3



宣講珠璣卷三

無名帖

却說山西省平陽府浮山縣有个東華場場中一人姓王名子光娶妻周氏長子礪保次子爐保子光讀過幾年詩書稍知文墨怎奈心術不正在地方中攬干作証唆是弄非奸詐淫邪無所不爲他鄰近有个田向氏二十一歲夫亡守孀膝下一子名田成先家道富豪向氏守了八年寡至今有了二十九歲成先有了十一歲接个先生名元正乾在家教成先的書代管出入賬務子光每於家中空乏就在田寡母家中借貸田寡母圖地方中照應常在應酬那年正值年歲饑荒四月間青黃不接之時子光又在田寡母

宣言現 卷三
家中去借貸那田寡母谷米發完了，兼之他也該多狠了，就不肯借。子光見借貸不遂，懷恨在心，回到家中，私造無名帖，說田寡母與元正乾苟合通情，其帖云：寡母本姓田，拘引元正乾，白日晡先生，夜晚同枕眠。子光將帖寫了數張，各處耙起。那日寡母之子在外公家回來，路途中檢得此帖，氣忿不過，到家說與母親得知。那向氏聽道，氣忿難安，昏倒在地。家人忙用開水一灌，半時方醒，哭道：「哭一聲，我的命心如箭穿，二十一守節操，立志甚堅，並未曾越規矩，妄開一言，守樸素，不艷粧，不赴酒宴。元先生到我家，方才半年，我何曾交一語，會過一面，是何人造謠帖，良心死完，你叫我怎甘心，全不咒怨，不知姓，不知名，捏造百端，別人聞你叫我，有何

臉面，可惜我二雙親，苦養一番，報此冤，除非是死在九泉，閻君殿去告訴，方得遂願。那向氏哭得傷心之處，已存了自縊之念。他兒勸住，言道：我母耐煩些，真金不怕火來燒，任他風波起，穩坐釣魚台。命人將母親扶在臥房睡了。那晚也不覺得向氏到了人靜之時，想起婦人在世，原是爲的名節二字，今我名節既虧，有何面目在人世？想到此處，氣忿不過，自縊而亡。次日成先見母一死，不勝悲慟，哭泣，備辦衣衾棺槨，安葬祖塋。自後書也不讀，每日在各廟中，虔心祝告，總要求神聖顯應者，個作無名帖的。此書不題，又說向氏自那日死後，三魂來在閻君殿前伸冤。閻君命判官呈上功過簿一看，簿上註得明白，田向氏前生亦係婦女，因好艷粧，今生

二十九歲該遭不白之冤自縊身亡王子光因借貸不遂敗壞名節以致喪命理宜短他陽壽拏在陰司受罪奈他祖有餘德陽壽未滿將他長子礪保雙目失明以彰惡報田向氏無罪受辱發放江西黃尚書府中女轉男身後來少年登科富貴一生吩咐鬼卒引向氏投生去了不題

此係東華場神降一童子道出此情却說那子光正值六月二十四帶着長子礪保去吃川主會酒在半途中礪保跌倒一跤爬起来雙眼痛甚子光卽忙引起回家請醫調治服藥不效七日上雙目俱瞎子光也不知是自己惡報改悔前非仍然橫行霸道嫖賭嚼淫無所不爲過了兩載那年初八鄉間梅家坵有人請子光吃春酒歸家之時過梅姓門口那梅姓家中無人只有一

女名叫春姑十六歲在家照屋在大門口做鞋子光走到此處一眼看見慾火難禁上前用些不正之語調戲那春姑是個貞節女子見此人者般形容他高聲大罵各自走入臥房閉門不出子光被他辱罵無興而歸懷恨在心又私造些無名帖說梅春姑閨門不正帖云好个梅家坵閨女生私娃眾人若不信春姑你去查寫了幾張各處耙起不料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春姑婆家姓白丈夫名有上那日在市上趕場途中撿倒此帖看來是說他妻子回到家不言不語催起父母看期要將他妻接過門父母不知其中情弊只得依從過門之時那有上也不與春姑同宿也不交言驢臉而進驢臉而出春姑不知其中情故只得委婉順從到

了一月，有上走到房中，向春姑說道：「者个屋的冷冷淡淡，怕你坐不慣，昧得你屋的熱鬧，臥房天天有嫖客，同你說笑話，那就快活。」春姑說：「你說的些甚麼話，我不懂呢。」有上說：「你自己做的事，假粧不知，你要我跟你一盤子端出來。」春姑說：「我有甚麼錯事，儘管說來，我才明白。」有上說：「你要我說，你仔細聽着。」罵詞罵聲：「梅氏狗賤人，掃網敗行爲何因，祖宗德意任公盡，假裝正經女釵裙，有娘生養無娘訓，喜尙艷妝像妖精，不心又問與貞靜，摩騰擦粉去動人，膠殼假纂不知禁，缺少梢櫓簾，入黑綠綾夾衫，大襪滾角花金線，來盤成，外套綳縐花綉盡，紅綾堆五之麒麟，胸前吊的是懷鏡，一串牙籤十餘根，燈籠褲，腳緞子，五十大花鞋，足下登綉花腳帶，緊

緊袖外加飄帶，載响鈴，不在綉房守閨闈，妖妖嬈嬈坐門庭，看見浪子來過境，眉來眼去鈎情人，只說那時圖高興，誰知娃娃要降生，我的臉面你丟盡，帽子帶的是六層，無名帖子爲憑証，各人拿去看分明，那有上邊罵邊把無名帖丟在春姑懷中，又說道：「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退你，要想回去，萬萬不能，害你一輩子，說罷，也不由春姑辨白，各自出門去了。」春姑聽道：「者些言語，平地一榨雷，把無名帖一看，方知夫君完婚之後，一月不進房來，才是者个緣故。」放聲大哭道。詞梅氏女坐綉房，兩淚汪汪哭一聲，我的命心如劍傷，是何人起毒心，天良盡喪用暗箭，斬斷了一對鴛鴦，自幼兒在娘家全未放蕩，知三從，曉四德，慈惠溫良，論穿戴從樸寔，不愛艷

敗有客來，卽迴避，未曾猖狂。若出門在人前，正當當低着頭，不亂看，手巾遮藏，間無事守閨房，再不妄想。惟恐怕有差池玷辱無光。到如今，平白地遭此冤枉，要伸冤，除非是去見閻王。那春姑說到此處，不甚傷心，氣死幾番。想道：「者一生也，出不得頭了，不如死在陰司閻王殿前去伸冤。」說罷，將腰帶解下，房門閉了，在樓枋上懸樑自縊。殊不知有上在外面竊聽，看見房門閉了，知是尋短路，急忙把門撞開，走到屋，見吊起了，解放下來，口中還有微氣。呼家中人燒開水灌醒，那春姑醒來，嘆口氣，說我死得好好，爲甚麼把我救活，有上道你該到該死，就是死遲了些。如今死了，想來害我，那怕不能從，今後我有人防備你，要想尋短路，是不能的。坑陷你。

一輩子看你不好，不好樂呢，說罷各自出去了。春姑無奈，只得忍氣吞聲度日。每日憂悶，如坐牢獄一般。者話不題，却說糾察神察得王子光調姦不遂，私造無名帖，敗壞名節，使人夫妻不合，詳奏閻羅天子。閻王展開生死功過簿，一看見王子光陽壽未滿，祖有餘德，只得將次子炳保啞喉，以彰惡報。那一日，王子光的次子過中秋，正在吃月餅，忽然一跤跌倒，跋起來說不得話。子光恐是疾病，請醫調治，服藥不效。子光還不知是報應，猶然好刁詐，僞却說那本場有个姓山石青，貿易興家，父母早亡，在本縣城內娶一妻室，姓元，稍有姿色。子光每每賒取貨物，十不還一。那日山青未在家，子光又去賒貨。元氏不允，子光懷恨在心。平素見山青隔壁楊

家藥店有个先生。石朱世才常在山青舖中，與元氏笑談，不如証他二人有姦，你不帖上寫道：山青生來氣不凡，娶个妻子本姓元，鈞引藥店朱世才，又公吃來又公穿，恩厚日謀夫奪妻，光將者書信從舖開一看，才是說他分得的確，想了一到某處收賬，要三五放心，山青收拾包袱，程去了。且說藥店朱世才，本係與元氏無

姦，其人襟寔元氏，每逢丈夫未在家，請他掛賬，故而往來無忌。那日山青出門去了，晚上元氏與火手張老二消夜吃酒，那朱世才走到屋來，閒坐元氏信口呷他吃酒，他就不辭，又說山青那日出門到鄉間，隱住，挨到晚上，身帶利刀，走到自己後門，窺聽見屋內有二人言語吃酒，從門隙一看，還不是朱世才，不見則已，亦見怒從心上起，惡向胆中生，打進門去，將朱世才朝胸一刀喪命。元問道：丈夫者是爲甚麼事？山青說爲甚麼事，你的好日子到了也。朝胸一刀喪命，山青將二人頭首提到縣中投監去了。那張老二看見殺人嚇得魂不附體，躲在棹子腳下，候山青去了，才出來。呷鳴街方眾街方都來看，知是二人有姦，次日日本縣太爺來相驗。

也從合姦定案吩咐安埋山青有志男子插花披紅而歸此書不
題又說元氏朱世才二人冤魂來在閻君殿前訴冤閻君展開生
死簿一看元氏朱世才本係無辜受冤王子光賒貨不遂敗人名
節屈殺二命惡貫滿盈罪不容赦吩咐鬼卒將王子光三魂挈來
到審鬼卒領命去了那日子光正在向那些朋友擺五擺六說地
中總要奉承他不然就要受害話猶未了忽然倒地眾人將他
回放在床上他妻子將衣解開胸中尚有熱氣不敢裝殮又說
元陰魂來在閻君殿前閻王大罵道你者狗奴三次敗人名節
喪命或坑陷彌天之罪報應兩次不知悔悔仍陷前轍今又私
誣歌屈傷二命惡貫已極提你前來對審從直招來子光言道

大王在上小人在陽世之間正直爲人並未私造謠歌敗人名節
閻王見他不認吩咐鬼卒展開功過簿一看上寫着王子光於庚
寅年四月十八與田向氏借貸不遂懷恨在心二十日戌時在櫃
房私造謠歌以致田向氏受屈自縊身亡辛卯年三月初八與梅
春姑調姦不遂懷恨在心十一在歇房私造謠歌敗壞名節以致
春姑夫妻於今不和簿上註就有年有月並有日時說來點點不
差子光又說道者兩件事算是小人做的如今並未造那個的謠
歌敗那個的名節話猶未了只見那旁一男一女血淋淋提兩個
人頭朝子光懷內拋來嚇得子光戰慄不已閻君罵道你者狗奴
還不認呢你於八月初四向山元氏賒貨不遂次日未時在後屋

樓上私造謠歌封成書信，從山青鋪板隙遞進，以致屈殺二命，你還不認嗎？子光聽道，點點不差，低頭無言。閻王判道：山元氏，因你平素男女無別，故招此禍，念你無辜受屈，放在貴州省。何鹽商家下投生，女轉男身，榮耀一生。朱世才，因你平素撿藥，以假作真，戕秤不足，故有此禍，念你無辜受害，放你在浙江省，宋家當舖投生，一生衣食豐足，吩咐已畢。命鬼卒引起二人投生去了。閻王又向子光判道：理應將你磨推碓舂，受盡冥刑，永坐地獄，不許超生。但陽世三項冤屈不能明白，暫放爾還陽，將三項冤屈作成歌詞，當場訴明，以彰報應。無差，日後咬斷十指，嚼完舌根而死。膝下二子流落乞丐，六月十六過河翻船，死於水中。王門絕嗣，你妻周氏，素有諫夫為惡之心，嫁與山青為妻，以彰報應。各自還陽。閻王判明退殿，鬼卒將子光陰魂送到家中，且說子光之妻守了一日，次日早飯後，忽見子光嘆口氣，醒來說道：嚇煞我也。下床走在街前，跪倒大聲說道：王子光跪街前，一言啟告眾人，聽我說孽由自招。為人在陽世間，要行正道，莫虧心，莫罔良，災禍可逃。我不該在

人世，心田不好，頭一次因向氏不借分毫，懷此恨，私自把謠歌來造。田向氏受此辱，自縊命拋，他陰魂闍君殿，去把冤叫。闍君爺見我的祖德未消，將我的長子兒，瞎眼相報，命寡婦女轉男，貴顯名標。二一次與春姑去把姦調，他不從，懷此恨，謠歌又造。暗使他夫婦們鸞鳳不交，糾察神將此事奏明陰曹。闍君爺一見了，又怒又

惱將次子害啞吧、報應昭昭、仍然是蹈前轍、橫行霸道、真是蠢、不知足、一味泡毛、三一次、與元氏、賒貨不倒、挾些忿、造謠詞、以爲計、高說元氏、與朱姓、二人鈎絞、將謠歌、封書信、令夫知道、他丈夫、悞殺了性命、二條、二冤鬼、闖君殿、去把我告、闖君爺、命鬼卒、決不輕饒、將我魂、鎖陰司、過細嚴拷、闖君爺、發雷霆、怒氣冲霄、當堂罵、造孽徒、害人不少、展開簿、上註明、不差分毫、說某年、說某日、造孽多少、害向氏、命歸陰、丟下兒曹、又害那、梅春姑、聲名不好、他丈夫、嫌賤他琴瑟不調、今日裏、又害者、元氏女嬌者、元氏與朱姓、本係正道、只因他、不賒貨、罪犯何條、用暗箭、傷人命、自把罪招、理應該、就將你磨推確搗也、只因三項冤、無有分曉、暫放你、還陽間、表出根

苗表白後、命歸陰、慢慢受報、你才知孽報重、悞逞筆、刀勸眾人、莫學我心田、不好、到今日、短陽壽、永坐獄牢、那子光說罷、自將十指咬完、又將舌根嚼完、氣絕而亡、此時正逢塲期、田向氏之子成先、梅春姑之丈夫白有上、元氏之夫山青、俱在此親眼得見、成先方知敗母名節、才是此人、冤屈已明、各人力行善事、超脫母親、有上才知春姑是係冤枉、回家訴明、夫妻合好、山青方知悞殺了妻、悞恨不已、又說子光之妻周氏、見夫已死、抬回安埋、安埋之後、日食難度、街方作成山青爲妻、淵源相報、子光之子、無有依靠、又是殘廢、只得爲乞丐、那日六月十六、過河趕酒、翻了船、死於水中、連嗣都絕了、從者一案、看來世之心田、不好、暗箭傷人者、可不戒哉、

鬼避孝婦

破迷子著

順治年間，陵顧成生二子，長世英，媳祝氏，次世雄，媳錢氏，名香蓮，顧成夫。為人俱懷利心，偏不但升斗戡秤欺人，即與隣居借貸鹽米，便宜者猶是過之小者，且將他嫁娶一事觀之，便見得大壞。他嫁女時，事事草率，一不合禮，二不近情人，或有鄙之者，顧一常言養女放高門，養兒結貧親，况銀錢緊逼，一味奢華引墮，父之樣，則貧賤之家，誰肯檢女，將來溺女之風，自我而開，豈不有罪過嗎？似者樣說，就儼然是位扶持風化的君子了。及至接就忘乎其所以然，巴不得人把家業概行送他，心猶不足分外。些衣服禮器，託媒替他爭論，人或有彈之者，便說於今

是者風俗，他有打發是他體面，親朋看見也增許多的光輝，在前娶長媳時，祝家富豪，不惜銀錢，俱一一辨起，顧成夫婦見得嫁資豐盈，滿心歡喜，便說祝氏乃富家子女，待之極厚，後娶次媳，亦照舊如此，不知錢姓家計淡泊，一見禮單，錢翁夫婦早已落魄，乃私謂媒曰：嫁女原要稱家有無，何必求全責備？媒曰：他家娶媳代代俱然，若不豐其奩儀，異日令千金過門，諒必公婆都是不喜歡的。務要過得媒人眼，才上得親家門哩。錢翁萬般無奈，只得典當幾畝田地，左支右舞，還辦得全不盡，只得勉強送過顧府。顧成夫婦見了一休熱腸，早已冷淡十分，由是厚祝氏而薄香蓮，有好食的，香蓮不得入口，難做的，皆香蓮一身承當。嫂嫂祝氏不但袖

手旁觀反在公婆面前賣乖弄巧，叫起公公開口便罵婆婆舉手就打一家大小，猶如嫌臭狗屎的一般。正是得志貓兒雄似虎，退毛鷲鳳不如雞。者錢香蓮娘家雖貧，婦德無虧，縱受些勞苦挨些打罵，都是歡容笑臉，全無怨恨公婆之心。還深怕公婆因他惡氣自家就有不孝之罪了，就是嫂嫂百般欺凌，也毫不與他計較。常想嫂嫂是公婆心愛之人，我若得罪他，便不順公婆之心了。誰知嫂嫂祝氏是個不識好歹的，香蓮越讓他敬他，以為怕他，他越肘起架子，分外相欺。連衣服都要弟媳洗，便桶都叫錢氏倒，香蓮皆唯唯聽從，毫不生氣。左隣右舍，誰不稱錢香蓮之賢，無不道祝大嫂之錯。祝氏自不知醜，還在人前洋洋得意，擺來擺去誇他能幹。

側近書房賈先生見他欺人太甚，心中不平，便作俗歌一篇以笑之。歌云嗟彼世上人，難描醜樣子。男人且不嘆，畧題女娃子。娘家不教訓，養成犟性子。禮義全不曉，是個毛瘋子。專於呵撥人，鬼有一肚子。一經到婆家，操起嘴吧子。仗他娘屋有，凡事肘架子。穿戴件件齊，起假耍排子。走路兩手鰓，專執鄉空子。衣角掃壞人，活像戰鈴子。口愛說大話，講出白泡子。公婆若喜他，他越有勢子。外面裝乖巧，暗地叫它子。總講妯娌錯，儘他捱頭子。火上去交油，還要捱棍子。別人受打罵，全不勸吓子。總要人讓，他事事占面子。活路不幫做，假裝痛肚子。茶飯各一天，他不當輪子。專誘妯娌做，管現抽篋子。還說煮得晏，罵人捱擺子。又說鹹菜酸，吃了括腸子。吃菸口

水流不怕大伯子外人亂說笑，何況小叔子講他金蓮小還要拐吓子。妯娌若淡泊，罵是窮龜子講話愛奉承，是個順毛子，嘴巴不歇氣，活像扯攤子，嘎嘎打得碎，驚動畫眉子。若人惹着他，不論老輩子捨命發潑薑，提刀割頸子，看見叫雞公，假罵奪陣子，碗蓋變成瓦，掀掉打筷子，人若勸他讓，不當臉門子，吵得不安然，跳落腳帶子，句句罵背時，說難過日子，可憐堂上翁，惹得吹鬍子，婆婆奈不何，口喊閉夫子，丈夫捱胸膛，反罵大言子，似此不爭氣，怎麼教兒子若遇尖角石，定捱耳巴子，死到陰司地，抽腸割舌子，發放去投生，不少皮褂子，不變皮打棒，就變鞏頭子，奉勸賢大嫂，要撿好樣子，有的急忙改，免惹娘老子，若還不聽勸，害了一輩子。賈先

生將歌作罷，便散一篇與他丈夫。顧世英掣回家中，從頭細念，祝氏聽了，把賈先生一陣海叨。顧世英道：他原作來勸化人的，願信者信，不信者又不強他，未必就犯了你的諱嗎？者且不表，再說他妯娌二人俱無生育，婆婆獨愛憐祝氏，乃與送子娘娘，滿身裝金，祝道：虔誠稟告，送子娘娘，爲我長媳，缺少兒郎，特來裝金，望賜吉祥，少賜一個，多送一雙，錢氏賤婦，不送無妨，若有靈驗，定來燒香。他婆婆一心單爲祝氏求嗣，不知神靈正直無私，原以作善而降福，豈因裝金而送子嗎？若裝金皆可得子，則那些心好不能裝金的，都該絕嗣了，豈知人能巧於媚禱，神更巧於報施，不久窺香蓮之懷，竟自優優大哉，而看祝氏之腹，偏覺空空如也，正是有

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婆婆暗暗不服，疑是菩薩錯送。祝氏從此愈加妬忌，每每叫撥婆婆百般磋磨，要將他胎孕驚落。一夕祝氏與婆婆打蛋，煮熟之時，呼香蓮捧碗來接，便假意將湯向手上淋下，香蓮護痛，不覺將碗落地，被狗吃了。祝氏忙對婆婆道：「呸！他莫捧，偏要爭着，分明是恨婆婆，故意傾與狗吃了的。」婆婆一聽此言，心中大怒，手執拐杖，大罵道：「你者賤婦，娘都不嫌你，你却反來嫌娘，若不打你，養起那性子，後來都要受你的害。」於是用拐杖，渾身上下，一陣亂打，香蓮忍痛不住，只得抱着拐棍，雙膝跪地，求情告饒道：「錢香蓮抱拐杖，泪如雨洒，尊一聲，婆婆，娘細聽根芽。」有屁就故自幼日蒙婆婆恩高德大，有那些恩快快講來莫就擱老娘紡棉花，插花後。

無一日不念奴家，有飲食和布疋，把尹欠星一心心望接起，者房燈花，既曉得那們想啥，及至兒過門來，吹吹打打，把婆婆只累得手軟脚，可憐我為你者花娘，喂猪辦酒，連眼都未睺於今，那個曉得感情。都只想接媳來，婆該開要早與夜，有媳婦捧湯遞茶，屁股嘴都會講為婆，還想享那宗福哩。誰知我錢香蓮，蠢似牛馬，不能夠使公婆快樂無涯，少愿我些就是，了還講快樂哦。翁罵我，原非是無故轟轟，皆因兒不知事，缺少理法，諒你公公也未罵，錯你說我打你呢。媽打我也無非怕我胆大，背時鬼我都怕你胆大，就生紅頭髮，我都不怕你，惹得老娘冒火，再打你幾棍，噪。呢呀婆婆，不是者樣講，是怕我胆子大了，後更兼之做的事件，件有差，因此上惱來壞事的意思，是我曉得。婆婆怒罵責打，雖打了幾吓，不知背地罵了多少。兒縱死也不怨堂上爹媽，你是咬金，怨也在你，不怨也在你娘，若題起我的嫂，令兒難，難甚麼。且問你，你嫂嫂為人好，也不好，若題起我的嫂，令兒難，媽呀，捨啲。

宣講未幾 卷三 鬼避孝婦 三

○祝氏一旁拍掌道：「猴子婆娘，你把我當捨大嫂罵，我是不依你的。就要跑來抓他。」香蓮道：「捨字讀味，奴是捨不得嫂，嫂那般賢慧，怎麼捨得罵？」那到若題起我的嫂，令兒難捨。嫂待我，猶如那莫管他，好生起個頭來。若題起我的嫂，令兒難捨。嫂待我，猶如那姐把妹，挪有不是，以笑臉，輕言教化。從未有呵個禍，眉動眼眨，背地裡，勸過我許多好話。媽面前，有過錯，一概掩遮。你教奴怎捨嫂，寬宏量大。你莫懷恨在心呢。又豈敢恨嫂，嫂切齒咬牙，望我嫂來討保，免妹捱打，留着妹好與嫂洗衣績麻。祝氏素愛奉承，一聽此言，滿心歡喜，就向婆婆面前討保。婆婆也就怨饒，誰知祝氏一計未了，二計又生。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暗想我尚無嗣弟媳，現懷六甲，倘是女，還則罷了；若是男兒，豈不要占我的絕業者？又掣何良策，哦，有了，我想胎孕觸犯易落，不免做個驚天動

地的事，叫他空喜一場。於是命雇工在香蓮房後挖土築牆，又勸香蓮移床趨櫃，以便落月。過後可安然無事。一日香蓮偶染風寒，祝氏假意熬蘇湯與香蓮發汗，却暗請人扯墮胎藥，潛放其中。香蓮飲之，亦安然無事。祝氏想道：「若婆娘到也有些很處，此時害他不倒，待他生下地來，再作道理。」祝氏全不知，吉人自有天相，孝婦豈無神扶。及錢氏將要足月，也提防嫂嫂必然陷害於他，遂暗對丈夫泣道：「妻將臨盆，生死未料，夫君須要仔細，莫受他人陷害。」世雄點頭會意。至期婆媳明知將產，假意不覺，竟往女家去了。祝氏聽得生了，全不理落，幸生一子。顧世雄忙請隣居婦人撿洗，可憐香蓮一月在房，飲食刻薄，如坐禁監一般，恨不一天就滿。及至

滿月祝氏正待定計將他孩子害死誰知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有命安排香蓮之父錢翁早已探得女兒被公婆嫂子嫌賤乃命兄弟接回閒要一月香蓮既歸錢翁見女兒面黃肌瘦再三盤詰香蓮只推害病並不言及家中磋磨刻薄之故錢翁見女無非無議心中暗喜那知順治甲午年間晉陵一帶瘟疫大作轉相傳染染有一門盡亡者有巷無數人者人一得病親戚懼怕皆不敢看望時顧成家自錢香蓮歸後也染是疫一家八口皆伏卧床榻死在旦夕無一人能起立者香蓮在娘家聞此消息心中大痛急忙辭別爹媽要回家侍奉湯藥錢翁夫婦恐女染疫乃扯住雙手苦口留道父我的兒你何必者樣性急母聽爲娘把利害說端的

父聞聽得你鄉中病不見戲母鹽鍋粑夾痢症凶險至極父也有的母一家人盡把命斃母也有的母一巷中烟火斷熄父兒家中八口人死在旦夕母逃脫的就是福歸家不必父在螻蟻且貪生何況我你母倘若惹着了母怎樣下席父全不怕把爲父一旦拋棄母歸家去定然是多凶少吉父我的兒聽父勸自家仔細母也免得娘合女骨肉永離香蓮聽得此言肝胆並裂涕泣交流雙膝跪地大哭道呢呀爹媽那知兒的心思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心盡孝順那怕赴幽冥錢香蓮跪地下珠泪滾滾尊一聲二爹媽細聽衷情想爲人在世間生死有命務必死無愧方纔有名命該死在此處也難逃遁不該死就歸家也得安寧况丈夫

娶妻室關係甚緊原爲的奉公婆養老終身今既知一家人同染疫症若忍心不歸家何異獸禽可憐我二公婆白髮兩鬢怎能够害得者疫癘時瘟怕只怕二公婆身歸死徑兒不歸有何人煎藥奉羹說到此不由兒珠泪難忍心內痛好一似穿箭插針兒定然歸家去死也無恨二爹媽也不必替兒耽心說畢將兒繫臂便走錢翁忙扯住道兒既要歸生死難料者小小孩子權且留在我家請乳母撫養或可倖留你顧家一脉香蓮應允解下孩子不顧而去行至門外忽見一兄一弟前來攔住兄曰妹妹慌張要往何處妹曰昨聞合家病疫要歸家扶侍湯藥兄曰妹妹不可近聞病勢危急妹若歸家焉能逃脫弟曰姐姐要舉起回去就滿數了家

中還在等姐添數香蓮激得滿面通紅大叫道哥哥兄弟呀常言道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又道人活百歲皆是死死是終不免的怕些甚麼哥弟不要延纏看看天色晚了香蓮於是擺脫衣袖黏黏跌跌跑回家來昏然寂靜無人但聞幾間房內接連呻喚之聲香蓮先將公婆問候然後各房中逐一問候俱人事不醒臭氣滿室忙迫無葯即將姜開水逐一灌之合家未滿三日盡能起床飲食皆言病急之時明見瘟鬼相語曰諸吉神擁護孝婦歸矣我等還不急速遠避恐遭天譴夫鬼去而病故不葯而愈顧成合家至此方知錢香蓮孝德感神無不羞慚婆婆扯住媳手流涕說道若非媳婦歸來我合家俱登鬼錄矣追思從前不由爲婆

好悔呀。一見媳婦自帶愧手挽手來大放悲。婆婆病體纔好，自

從接兒進門內，因無陪嫁把心虧。嫂嫂娘家多富貴，不該低頭去

餬肥。凡事叫娘作仇對，一點不合逞虎威。撈茶煮飯兒受累，挑水

担糞掃地灰推谷，捱磨無推諉。從未黑臉論是非，罵兒並未回過

嘴。打你急忙把禮陪，祝氏是個叫撥鬼。恨不將你棒棒捶，求嗣之

事娘有罪誰知人。巧天不虧偏賜麟兒，把懷墜。滿月就把娘屋回，

自從兒去把時背。一家害瘟命垂危，媳若不來鬼不退。父兒婆媳

死一堆，多感媳婦孝心美。不顧生死奉庭幃，吉神擁兒回家內。瘟

鬼駭得走如飛，合家俱沾兒恩惠。回想從前皆罪魁，祝氏快來認

過罪。者就不當了。從今改心把善培。世人孰無過，改之為聖賢。為賢孝

兒莫見罪人，不見天眼窺。願兒活上一百歲，孝子孝孫滿香閨。

香蓮將公婆安慰一番，合家俱喜。從此公婆化虐為慈，即祝氏亦

無不降心相從。後香蓮之子少年上進，祝氏無嗣家業盡歸錢氏

之子。從此看來，人能盡孝，吉神衛之，凶鬼避之。世有染病之家，何

不急盡大孝以驅邪祟，而區區仗巫師之小術，何為哉。

孝婦受累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有弟兄二人姓刁兄名刁洪志配妻馬氏弟
 名刁洪恩配妻錢氏父親早亡母親黃氏在堂洪志弟兄家雖貧
 窮俱入賢門補廩是年正當科場弟兄辭別母親往河南科舉路
 過華陀山被強人要截將弟兄衝散洪恩四路找尋哥哥正值李
 鳳傑大人因台彬作亂押糧將往福善橋過前面道鏢一响洪恩
 聽聞即往橋下躲避李大來至橋前馬不過橋當時想道此馬
 不過橋者三遇龍駕不過逢貴人不過有奸細不過此時押糧送
 兵莫非橋下有人行刺即命人搜尋將洪恩擎到馬前大人問道
 爾乃何處人氏姓甚名誰為何藏在橋下只見洪恩叩頭稟道

大人在上容我稟容着學生說原因讀書人嗎你又家住那裡姓

甚名家住祥符本刁姓學生名叫刁洪恩符縣人氏

家中來在哥哥洪志同補廩弟兄科舉進省城哦你還有個哥哥

着補廩去下科場的喲你既下科前帶行李途路過華陀山下

遇強人又遇着強人又便怎麼又便怎麼踉蹌行李逃性命哥哥失散杳無音哦你的行

人人跟落又與哥哥分散了喲你為尋哥哥上路徑適逢大人到此

行將身橋下來躲定兵丁搜擎到來臨實言一片已說盡伏望大

人休疑心 李大聽罷仔細將洪恩看了一遍見他相貌堂堂

後福必大當時對洪恩說道你弟兄既被強人踉蹌失落行李難

以赴省本鎮如今押糧平賊正當用人之際有心將你收為義子

帶在營中參贊軍務，不知你願去否。洪恩暗想道：我下場科舉，無非求名顯親大丈夫，當與皇上出力。如今弟兄失散，正難赴省，大人收留得與皇上効力，有何不可。當時答道：若得爹爹收留受兒一拜，李大人喜不自勝，即將洪恩帶至台衙去了。却說洪恩的母親黃氏，因二子科舉去後，忽得一病，心想肉吃，奈無錢去割，就對他兩個媳婦說：看打個甚麼主意。那大媳馬氏聽如未聽，惟二媳錢氏想道：婆婆身在病中，心想肉吃，丈夫又沒有在家，又無錢去割，這又如何是好。想來想去，忽然想出個主意。古人多有割股救親的，我不免去。至後園焚起香燭，禱告天地，將股肉割下，好救婆婆性命。於是手拏香燭，去到後園，排起香案，跪地祝道。歌焚香燭

跪平川，把神禱告，上告神，下告祇，細聽根苗。錢氏爲婆婆得病，不好，想肉吃，無銀錢，心中焦燎。在家中是主意，都想盡了，難救我。年邁婆，不得開交，莫奈何，纔想起一個計較。來後園焚香燭，禱告神曹，奴自願割股肉，略盡孝道。望菩薩保，婆婆疾病除消。祝罷了，眾神靈舉刀自照，向左膀割一刀，魂魄蕩搖。錢氏祝罷神靈，即在左膀割肉一塊。當時昏迷在地，却說他嫂嫂馬氏，起初見弟媳手拏香燭，不知何事，往後園去了。他暗地跟着來看，纔見弟媳在拏刀割股，割罷昏迷在地。他乘便將股肉拏回，煮與婆婆吃了。即時病好。黃氏婆婆問道：媳婦兒呀，家中又無銀錢，你那裡割的肉來，與爲婆吃。馬氏欲誇孝心，遂假意哭道：婆婆呀，媳婦聽聞婆婆

心想肉吃無錢去割纔割的股肉來救婆婆黃氏聽聞叫了一聲媳婦兒呀你割股肉救我這樣孝心古今少有你弟媳此時在那裡去了馬氏聽得婆婆在問弟媳就怕前來說出股肉是他割的自己反不光采就要起心害他遂捏詞說道時纔媳婦在後園去摘菜見弟媳在後園睡瞌睡黃氏聽言怒道這個不孝的潑婦爲婆這們不好不與爲婆打主意都還罷了他反在後園睡瞌睡況他是個婦道人家在外頭睡起成何體面待爲婆前去打他幾吓我纔甘休馬婆婆切莫打他黃爲何叫爲婆莫打馬婆婆打他不知緊要二叔又沒有在家怕他捏故生枝婆婆難得惡氣黃既是這樣爲婆打了他卽把他踉出看他那們捏故生枝於是黃氏手

掣拐棍同馬氏來在後園正遇錢氏甦醒轉來在尋股肉黃氏上前不言不語用拐棍將錢氏亂打一陣口裡罵道你這個不要臉的婆娘爲婆纔好的人也難得打你你愛在外頭睡瞌睡從今以後永不許你回屋各人遠遠滾你的說罷又同馬氏回家將前後門關了可憐錢氏不明不白被婆婆打罵一陣又不許到屋看看天色已晚又向那裡安身幸他家雖貧會把昔年的馬房留了一間在那屋側邊錢氏無奈只得往那馬房安身他嫂嫂馬氏在家想道婆婆如今雖把弟媳踉出恐防後日回心將弟媳收回說出血是他割的還是不美常言道一不二不休不如看他那裡安身用計將他治死方免後患於是命他兒子榮保前去竊看榮保看

了回來，說他二孀在馬房歇宿，馬氏又命榮保暗去放火。榮保領了母命，悄悄來至馬房外面，還聽見二孀在哭。他就躲在一邊，看着錢氏昏昏睡了，他纔弄些乾柴，爬上馬房，將火點起。誰知天眼自然鏡人心，枉用曲如鉤。那火正發，榮保纔說下來，忽然失腳就滾在火中，即時燒死。錢氏夢寐驚醒，只見火烟四起，即時跑出馬房，又無處安身，只得乘着月光，往前邊逃。逃至紅牌樓前，仰天大哭。歌才錢氏坐樓前，淚如雨點哭一聲。奴的夫心中慘然爲功名，赴省城一去不返，丟爲妻在家中屢受艱難。奉婆婆奴也曾曲盡孝念，總不得婆婆心。所爲那端，前日裡婆得病牙床呼喚，命媳等去辦肉，無有銀錢。奴彼時在家中，心思想濫到後園焚香燭，禱告

上天割股肉救婆婆，欲除病患。一霎時昏迷死，倒在平川。甦醒後尋股肉，忽然不見。遇婆婆到後園打罵一番，怒轟轟將奴趕不許回轉。無站扎在馬房，權把身安。萬不想夢寐中火光出現，黑夜裡獨一人逃至此間。一心想尋夫君，往前行趨。又怎奈是女流，難以向前。千思想萬思量，無有主見。到不如尋自盡，免受熬煎。錢氏哭畢，天色已明，見前面有一大江，卽欲投江身死。遂起身前行，行至江邊，正在要跳，恰逢一個接生娘子，名叫梁張氏，與人接生。轉來見一婦人跳水，卽忙跑上前，一手拉住，問明被逐失火，纔來投江的情由。張氏不忍，就將錢氏認爲義女，叫在他家安身。方纔起身回家，忽見張氏之子梁文炳，貿易歸家，見一婦與母同行，遂上

前間明纔與錢氏認爲姊妹，一同歸回家中，不料馬氏娘家有兄弟，名叫馬弼，平素是個專習唆訟的人。這日到姐姐家去看望，往紅牌樓過路，遠見一婦人對梁文炳母子說：「他因馬房失火，纔逃來的。」馬弼得文炳母子卻未過細看這個婦人，當時也未着意對直到姐子去了。及至攏屋見馬房果燒，不知燒壞的屍屍是誰他姐姐子任哭，他便上前問道：「姐姐呀，爲何馬房都燒了，那燒死是那個？」哭得那們傷心，馬氏見他兄弟來問，他便瞞着放火情由對子哭啼說道：「只因前日弟媳錢氏被婆婆趕出，在馬房安身，不知子起火，將你外姪燒死在此。」馬弼聞言，卽說：「小弟時纔往紅牌樓，心路見一婦人與梁文炳母子對談，他說因

馬房起火，逃起去的這婦人，必定是錢氏。他既在馬房安身，外姪燒死，難道他不曉得嗎？」馬氏說：「爲姐也是這樣在想，但不知如何纔能替你外姪伸冤。」馬弼答道：「這也不難，不如就說他與梁文炳有姦，被外姪看見，他們商議纔把外姪哄在馬房用火燒死。這樣一張呈詞告到縣中，將錢氏治死，豈不把這冤伸了？」馬氏說：「兄弟此言有理，何不急速進縣，姊妹去到縣中做了呈詞，遞入官署，太爺批准，房書呈票過珠，卽行將錢氏文炳掣到太爺升堂問道：「才錢氏你爲何謀死你的姪男？」錢氏叫了一聲大老爺，答訴歌跪法堂，把冤情一一來訴，尊一聲大老爺，細聽明目講，奴本是女流輩，竝非粗鹵，焉能够謀姪男一命嗚呼。你未謀死姪男呀，本縣別的

沒大老爺若要問奴的宿處奴也會在馬房歇過一宿你既在馬房歇過你

道你就不曉得嗎因只為歇馬房悲哀淒楚夢寐中見火光奴

即跑出來不知奴姪男他在何處望太爺將此事細加躊躇你見

起火就跑到馬房你這見馬房被火焚無處居住跑至在紅牌樓

仰天大哭一心想進省城去尋夫主又怎奈是女流難行路途到

天明去投江捨死逃赴遇恩母梁張氏打救於奴收奴家為義女

他家居住這就是奴實情一一說出太爺聽錢氏說畢又問梁文

保榮呢呀大老爺呀大老爺在法堂來把民間聽小民將實情細說

原因從實說來自幼兒纔七歲父親喪命十六歲出貿易少在家庭前

日裡回家鄉來把母省路途中遇錢氏與母同行是小民上前去

當把他問纔知他為失火欲喪殘生母一見將投水即忙擋定收

膝下為義女民家安身這就是實情話並非虛論望太爺將此情

細察分明太爺聽罷問道你二人都說無謀死情由蒙哄本縣怕

把榮保哄在馬房用火燒死了的燒姪男奴實係不知音信何怎

麼說因姦喪他殘生况婦女一生平名節為本望太爺存廉恥無

加臭名文炳跪在一旁大老爺坐法堂心明如鏡須當要細詳察

判明冤情若說是小的們心稍不正願當着大老爺來把誓盟糊

本縣法堂之上豈容你們盟誓嗎本縣不用刑罰你們是不招認

的衙役看爺的擗子來將他二人一齊上刑衙役即將二人擗起

太爺吩咐催了一刑二人俱無口供又催了一刑問願招不願招

哪錢氏受刑不過說道願招喇太爺急命鬆刑叫錢氏招來錢氏

道這一陣痛得奴魂飛魄盡好一似閻君殿走了一巡奴不招大

孝婦受累

老爺刑罰又很莫奈何把天睨珠淚淋淋法堂上招人命奴不怨恨說姦淫人不知天卻知情轉面來提羊毫將供招認生與死在一筆好不傷心這也是奴前生把冤結定若不然奴平白受此非刑畫罷了人命供咽喉哽哽滿腹中含冤屈如何得伸錢氏將供畫了太爺又叫文炳來畫文炳不肯太爺又吩咐催刑文炳受刑不過也只得叫筆來房書將筆交遞只見文炳也睨天哭道未下筆不由我珠淚滾滾平白裡遭冤枉實在傷情我本待不招認即要性命這招字畫出來好不驚人莫奈何叫聲天須有報應若不然梁文炳死不閉睛祝罷了老天爺一筆招認哭聲母怪不得兒有如今既不能在膝前晨昏定省又不能百年後送上山林將招字丟在地肝腸斷盡大老爺早申詳好赴幽冥○文炳畫招已畢

太爺即將文炳與錢氏俱收入監即刻申文不題卻說刁洪恩因前李大人帶至台衙做一參謀一日李大人與統兵元帥帳中議事元帥對李大人說道本帥兵至數月與賊連交數戰將賊兵追至水中不知有甚法術能於水中執炮傷人叫本帥難以成功李大人還未開言但見洪恩在一旁口中發笑元帥惱怒問李大人這是何人敢在帳中發笑李大人欠身回言答道此乃末將義子姓刁名洪恩末將帶至營中參謀他既然發笑胸中必有良策還望元帥息怒元帥聽是李大人的義子即反嗔作笑說道賢姪有何奇謀伏乞指示洪恩乃答道要破此賊亦不難此賊慣通水性須將兵丁分作三路多辦石灰一隻兵從上河渡入江心一隻兵

宣講珠璣 卷三
從下河渡入江心，然後領一隻兵，從對面殺去，一路攻擊，一路下灰，使他眼目昏暗，縱有法術，不能施展。從上河逃的，上路兵丁用鏡勾截殺；從下河逃的，下路兵丁用鏡勾截殺；從對岸逃的，後面兵丁用鏡勾跟殺。自然一戰成功。元帥聞言大喜，當對李大人說：「賢姪智謀甚多，誠可繼大人總兵之職。」李大人即命洪恩上前謝恩。元帥答道：「未見天子，怎好加職？」李大人說：「又道是大人人口中無戲言，何妨暫授總兵之職，異日成功，回朝保奏，有何不可？」元帥傳命，即令洪恩受職，依計而行。果然一戰成功。元帥回朝保奏，洪恩得授河南總鎮，即日走馬上任。再說文炳的母親張氏，聽聞太爺把他兒子義女嚴刑拷問，逼住畫了招字，各收入監，他也不忍去

看，只得上省具控。路途之中，忽聞鑼一响，他又聽聞人說是總兵大人上任，即上前攔馬，呼冤人役報至大人馬前。大人吩咐：「他是那裡的百姓，就在那裡去告人役傳言。」張氏說道：「天下的官員當管天下的百姓，因為本官判斷不清，纔來叩稟大人的人役。又將張氏的話回覆大人，大人即命暫開旗門，將那呼冤的婦人帶上來。」張氏跪在馬前，大人問道：「你這個老婦，有甚麼冤屈，胆敢攔馬叫喊？」只見張氏叩頭，大人容訴。歌跪馬前，未開言，珠淚先墮。尊大人聽民婦把話說來，從實說來夫姓梁，不幸得早已亡過。你丈夫已亡，故你娘家又姓甚麼，又在那裡居住，你攔馬喊冤，所為何事，快快說來。因只為夫死後，丟兒一個名文炳，出貿易把家

養活前日裡因歸家路途經過見一婦對着我珠淚滂沱

哦你兒名叫梁

文炳因貿易歸家見一女子對着你在路旁啼哭他又是何家的女子對着你哭勸他本是刁錢氏爲遭大

禍大人聽說刁錢氏遭禍就大吃一驚跟住問道刁錢氏遭甚麼大禍爲婆婆趕他出無處住脚莫

奈何歇馬房又被失火逃至在紅牌樓欲投江河是民婦接生轉

將情識破忙幾步跑上前把他拉着問前情卽叫他我家居坐認

民婦爲義母遇見回屋結姊妹歸家去兩日未過他嫂嫂刁馬氏

把他告卻誣因奸把榮保用火結果害民婦文炳兒同受冤屈在

官前百般拷受刑不過逼住他畫招字要將案落他姊妹莫奈何

把招畫過收進監申詳文命難逃脫是民婦聞此情心如刀割要

赴省辨冤屈救出牢獄萬不想遇大人往此經過小民婦因此上

攔馬叫屈張氏訴畢只見大人沉吟不語彼時大人又想了一

陣我不免將張氏帶至任所委開封府親提嚴訊錢氏若無失節

情由也好相認倘有失節情由卽行治死當將梁張氏帶去上任

方畢卽發文一角飭令祥符縣將刁錢氏馬氏與梁文炳並提委

開封府嚴訊不日俱已提到洪恩親至開封府坐在屏風後面聽

審只見開封府尊大人升堂將祥符縣審過的口供單看畢餘

皆不問端問刁錢氏因何被婆婆逐出剛纔在問只聽府外又有

人呼冤府尊大人吩咐人役帶上堂來見是七十多歲一個老婆

婆彼時問道你這老婦有何冤情在本府衙前呼冤只見那老婆

婆哭道府尊容訴歌府尊一言聽哀稟細聽老婦訴根生今來法

堂無他論爲的媳婦把冤伸你姓甚麼你媳婦又是誰老婦婆家本刁姓馬氏

錢氏二媳身洪恩在屏後聽聞母親到了即欲出來相會又轉念

甚麼情由然後出見也不爲遲只聽府尊大人問道這馬氏錢氏就是你的媳婦

你前夢亡夫對我明爲的錢氏頗孝敬錢氏孝敬你你怎麼曉得的

說些甚麼勸他說老婦前得病二媳錢氏有孝心後園焚香祝神

聖挈刀割股救老身鋼刀一舉魂飛盡大媳馬氏到來臨乘他昏

迷未甦醒暗奪股肉誇孝心老婦吃肉病減省只道馬氏多至誠

聽他讒言心變更纔把錢氏趕出門聽你說來你二媳錢氏爲你

乘他昏迷暗將股肉奪來說是他的孝心你又聽他的讒言因爲

錯把他怨恨二媳馬房去安身大媳馬氏猶不忿暗命榮保把廐

焚那知蒼天有報應榮保放火自喪生二媳被火來驚醒黑夜逃

逃往前行紅牌樓前尋自盡忽遇張氏是救星不料馬迪知音信

這馬迪又他是大媳兄弟名姊妹二人將計定走到縣中把狀呈

誣姦誤攀梁文炳要將錢氏性命傾老婦一一皆訪定豈忍孝媳

反亡身不想府尊又提訊特來台前把冤伸府尊如若不信現

有股跡可爲憑黃氏訴畢府尊大人即命馬錢二婦解衣相驗

見錢氏左膀果有割股刀痕馬氏身旁並無迹印府尊大人即便

行文去挈馬迪洪恩纔出屏風跪在那老嫗面前當時把府尊大

人着了一驚又聽那老嫗把大人喊了一聲兒哪你如何得了滿

身榮耀洪恩答道兒與哥哥同下科場中途被強人衝散時蒙李

大人收爲義子。在台澎平賊有功。天子有旨封兒爲本省總鎮。初臨任所。正爲此案。呈着未曾歸家。早迎母親。望母親恕兒不孝之罪。府尊大人聽了。纔知老嫗是大人的母親。錢氏是大人的夫人。卽忙參拜。洪恩替母親還禮。卽辭開封府。接母親妻子回署。臨行囑咐開封府馬氏嫂嫂。雖然有罪。實由馬迪主謀。要將馬迪依律治罪。况馬氏嫂嫂有關倫紀。從寬姑免。帶回本鎮府中。俟其自化祥符縣縣主判斷不清。修本奏參。削職爲民。洪恩囑咐已畢。開封府不敢有違。卽送大人出府。洪恩回到府中。又自修本回朝。爲母請封。天子卽賜旌表。封爲賢德夫人。洪恩感梁張氏救妻之德。他兒子文炳。又受冤屈。當謝銀三千。留張氏府中過老。馬氏自到洪

恩府中。想起前日殘害弟媳。屢受冤屈。如今弟媳榮耀。雖然不計前仇。自覺羞愧難當。遂自縊而死。這也是他平素狠毒居心。謀害弟媳。宜有此報。論刁洪志被賊衝散以後。不知逃遶何方。後聞人說在四川峩眉山修真養性。不知所終。從這案看來。爲婦女者。於妯娌之間。總不可使心用心。若刁馬氏奪人之好。以爲己美。遂生出無限殘刻。到底反害自己。至若刁錢氏抱着節孝二字。生死不變。宜其冠帶榮身。今之爲妯娌者。當以馬氏爲戒。錢氏爲法。生則人人尊敬。死則定人節孝祠。有何不美。各自勉焉可。

苦媳報冤

順慶府岳池縣有個陳學古娶妻何氏極其悍惡近鄰與他取個渾名叫做活閻王膝下一子乳名壽兒自幼與顏近和之女兩下開親不料近和運衰家道忽貧妻子王氏又死丟下一子一女子名天保女名阿秀阿秀年方一十二歲近和因妻亡故家屋又貧纔託媒人將阿秀送至陳家去那陳學古的妻子活閻王一見阿秀過門粧奩首飾俱無因之懷恨在心朝日不是辱罵便是毒打總要想把阿秀刻死他纔心甘一日正值寒冬天氣天降大雪阿秀一早把飯煮起心想婆婆的活路又多又做不贏又不敢吃好的就把他每日另外吃的菜泔飯昏了一碗放在竈上冷起然後

去喊婆婆儘婆婆收拾起來這飯冷不吃了好趕活路誰知活閻王起來看見當時罵道你這小婆娘做起你媽的窮樣子生怕吃不倒先不先就昏在一邊你要這們做老娘偏不許你吃就順手把飯倒去喂狗阿秀見婆婆發怒當時嚇痴了站在一旁不敢做聲那活閻王又罵道你這小婆娘你站在那不做聲口裡雖沒有說心裡不知那們恨我法老娘不比你幾吓你還說老娘沒得綱常就隨手掣根棒棒一陣亂打阿秀跪在地下口喊婆婆饒命二回再不先昏飯了活閻王打了一陣把手打軟了就叫掣飯來吃阿秀卽忙起去昏來又不敢哭活閻王見他不哭當時罵道你這婆娘兒哪真正莫得性恨爲娘纔打了你連眼淚水都莫得一點

宣講珠纒 卷三
阿秀不聽見這句話猶可一聽見這句話那眼淚就時時滾出來活閻王見他在哭又罵道你這婆娘兒哪老娘纔說你莫得眼淚水你這狗尿就滾出來了你這一做啥老娘就憐憫你嘞就不打你就挈飯把你吃你是那們想快些挈背篋去與老娘打背猪草回來可憐阿秀連飯都沒有吃又措起背篋去打猪草出得門來身上又穿的是一件又冷得很又見遍地是雪在那裡去尋猪草莫得猪草回去又要捱打萬般無奈只得到青菜地邊把雪爬開搯了半背黃葉子哆哆跌跌措回家來活閻王一見彼時罵道你這賤婆娘養轉去了這青菜專於叫你留起挈與你一個人吃的啞你纔挈來喂猪呀你想儘猪吃完纔吃好的吧你都想吃好的

害怕莫那們多你怎麼這們惡人喫當時又抓倒阿秀一陣棒棒口裡說道打嘍打得老娘手軟罵嘍罵得老娘口乾起去捱老娘喂猪喂了猪把階簷上那一籬糠舂出來好去煮晌干阿秀眼含珠淚卽去把猪喂了急速又到階簷上來舂糠見那糠又多身上又痛又舂不起就在那勉強挈起碓杵邊走邊悄悄哭歌哭一聲痛心娘死得太早丟下你冤家兒好受煎熬想從前娘愛兒如同珍寶到如今在婆家無有下稍天未亮煮茶飯要起得早飯罷後尋猪草又把柴撈腳不停手不住晌午又到我婆婆喊一聲魂散魄消沾不動用棍棒不分大小打得我週身上皮濫肉焦好飲食一家人儘力吃飽是菜羹挈把我來當飯爬到熱天莫罩子蚊虫

又咬到冬天莫被蓋腳手凍踏。今早晨昏起飯未會吃倒又捱打
又捱罵又把氣淘天降雪尋猪草那裡去找莫奈何檢菜葉背篋
裝倒又誰知我婆婆一見火冒又將我一陣打疼痛難鑿剛打罷
又估住把糠舂了渾身痛春不起勉強任勞但不知我前生把何
罪造怕只怕這日子有命難逃。阿秀正在啼哭不料被活閻王
聽見了又開口罵道你這賤婆娘纔叫你舂籬糠你就在哭你那
樣子不是說老娘在刻苦你老娘不挈棍棍打你你是不怕的你
來與老娘跪倒阿秀戰戰兢兢就來跪倒只見活閻王把他雙手
捆住挈顆針來按倒那十個指頭亂錐阿秀疼痛不過大喊一聲
婆婆呀快挈刀來把兒的氣割斷兒情願一死喲活閻王那裡肯

放還按倒在錐他丈夫陳學古看見心中不忍說道你這教媳婦
的那們不漫漫的說要古裡古怪用些刑法去收拾人家活閻王
聽見丈夫在說他他當時罵道你這個老不正經的東西我教我
的媳婦有你屁相干你往往來添鹽作醋你還不是想燒火吧學
古聽活閻王說的不是言道的不是語纔說撻去打他早被活閻
王一腦蘸碰來搭一撲扒學古起來抓住鬚鬚就是幾耳巴子活
閻王見丈夫打了他他就亂跳亂罵起來。背時倒竈把開管你
的背時。回回搭醋來添鹽。背萬年我教媳婦是正轉。坐大有你男人
的帶大充你男人不服管。害脾活動就要打皮拳。斷手節你
想燒火把媳古。不要臉的老娘把你底丟完。行撒越想心裡越傷慘。打

的筋斗 老娘與你搥一拳。背秋○活閻王罵畢，惡氣不過，又是一腦

的。蘇學古抓住，又打壽兒在外聽見，爹媽打捶，忙跑進來拉住，把他

爹勸出去了。又轉來勸他媽，喊道：「媽呀，你老人家也有個年紀了，

那們還在與爹爹角孽，外人看見也不雅像。剛纔兒聽見爹說的，

也是好話，就是媳婦蠢鈍，也要耐耐煩煩的教，也不在打上何必

要格外用些刑法，去收拾人家子女。活閻王聽見壽兒也在說他

的錯處，他越見冒火，又把壽兒一陣亂罵。雜種兒子不要臉，你

短命的，護你小媽為那端。你個搭心裡想去偷冷飯。不要臉的透絡

你爹把娘嫌，你個討不。嚴死的打你屍骨盪。你個遭不盪牙巴，害脾

寒。你個短陽老娘。壽的恩比你個許速不。雷打的叫你雜種喊皇天，你

短命的鬼兒子。○活閻王邊罵邊看見門後有根抵，門扛隨手拖來照壽

兒腳胛上一扛子，壽兒一跳沒有打倒，往外就跑。活閻王蹶來，又

蹶不倒，當時惡不過，就轉來點了一把香，掣在屋門口，跪在地下，

口裡咒道：「天地神靈，鑒察分明，為我媳婦惹着夫君，心想燒火，

打了我身兒子不孝，指教母親無氣可出，有冤難伸，焚香跪祝，大

顯威靈，死我丈夫，喪我兒身，雞公一個，淨酒一瓶，早些顯應，就還

愿心。活閻王正在咒人，只聽見對門有個李三娘，在喊陳大嫂，

明天拜佛，你去不去。活閻王即忙起來答應，我去，明天我兩個一

路嗎。活閻王當時回頭思想，噫，我明天拜佛，今天還在咒人呀，管

他拜佛的人，也要存點慈悲心腸，不如去把我那死了頭放了，看

宣講珠玑 卷三 苦媳報冤 三

菩薩保佑我的雞母肯生蛋麼。於是轉來把阿秀的手解了口裡恨道：「喂，老娘不是明天要拜佛，啥定要你的狗命，起去與老娘煮飯來吃。這也不講，且講次早，阿秀知到婆婆要去拜佛，剛聽雞叫，就起來把飯煮起，請婆婆吃飯。那活閻王起來見是素飯，當時罵道：「你這蠢婆娘，這們教都教不轉來，你曉得爲娘清早飯吃不下喉，連蛋都不打兩個呀。」阿秀說：「媽，今天吃素，這蛋是葷的，我所以沒有弄。」活閻王又罵道：「你這使心機的婆娘呀，這蛋又莫得血，又莫得毛，那們是葷的，你明明怕把老娘補歇了，天天打你吧。你要這們做老娘，老娘偏要打，打了你，又看有甚麼害，又把阿秀那頭髮抓過來，弄腳踩倒，照臂心就是幾腕子，一陣亂打，纔打阿秀

放了，那口裡咬牙切齒的說：「老娘不是今天要拜佛，又要叫你昏死幾道哩。」當時容不過，又把阿秀的肩膊抱倒，咬了兩口，纔去吃。飯剛纔把飯吃畢，就聽見李三娘在他門外喊去拜佛。活閻王答道：「李三娘呀，暫等一時，儘我把香燒了，就來。」活閻王點了幾炷香，插在神龕子上，然後把香籃提起，口裡念個佛偈，子念道：「家翁堂上一炷香，南無辭別菩薩進佛堂。阿彌陀佛，我今拜佛無別意，南無惟願四季得安康。阿彌陀佛，活閻王念畢，只聽見壽兒在屋裡說：「我沒轉見過，清早起來又在打人，又在咬人，吃了飯纔去拜佛，還想求安康呢。」活閻王聽見罵道：「你這雜種，曉得咪子，那佛書上說得，只要吃齋去拜佛，前頭過惡一劫除，老娘還沒有進佛

堂就是打人咬人諒菩薩也不見責的。壽兒又說媽呀你老人家這們講兒子那天聽見那些佛婆婆在念佛句我就撿倒一個不知媽聽不聽活閻王說噫細娃你還慧念佛句你念把老娘聽看壽兒就隨口唱道。拜佛之人命運醜南無不吃五葷不吃酒阿彌陀佛成仙成佛不能夠南無變牛變馬撞彩頭阿彌陀佛。活閻王當時罵道你這個短命鬼兒子呀老娘今天去拜佛你在屋裡七說八說的你等老娘拜了佛回來把你幾爺子幾娘母一個一個的收拾壽兒說媽噫你老人家存了這個心去拜佛一去定要登仙活閻王說爲娘既然去拜佛未必還不想登仙嗎壽兒又說你老人家要登仙要登藥舖裡那葳靈仙朝地長起好坐地獄活閻王又罵道你這個短命的鬼兒子老娘這陣也難得與你講老娘去了回來你纔認得老娘於是提起香籃出門見李二娘在那屋側邊等他他又念個佛偈子唱道。辭別家龕出門前南無道友等我屋側邊阿彌陀佛未燒清茶敬俸你南無願你靈山早登仙阿彌陀佛。李二娘見活閻王念了個佛偈他也隨口念道。我等道友屋側邊南無口念彌陀結善緣阿彌陀佛此去靈山路不遠南無還望指引同向前阿彌陀佛。李三娘同活閻王你一個佛句我一個佛句就到了佛堂按下不表又說阿秀在家因婆婆把他十个指頭錐濫了他去收碗剛纔端起那兩手護痛不覺一鬆就打破十幾個當時嚇得魂不附體知到婆婆回來性命

難保萬般無奈只得悄悄開了後門往娘屋跑剛走到半路上不覺天色將晚身上又痛肚子又餓又加上那路纔下過雪的走住走住失腳一滑就滾跌在地半天扒不起來又過了一陣纔漫漫掙起來又走不上兩里路走到一桐子樹下是走不動了他就坐在那裡想了一會說道不知我顏阿秀前生作了甚麼惡今生這樣受苦單人獨自在路途之中看倒天色已晚又是女流想回娘家去又怕走不攏想回婆家來又怕捱打想來想去想到那十分傷慘處就把腰帶解下來站在桐子樹槐腳裡把腦壳套起雙腳一登幾跋幾跋就伸起了誰知阿秀娘家哥哥顏天保在街上賣柴轉來遠遠聽見有人在哭儘他走攏一看就吊起了他心想纔

聽見在哭諒必還沒有吊死遂用手解下來此時天色已晚又看不斟酌不一時明月東昇卽對着月光一看纔是他的妹妹當時在胸前一摩尙還在跳卽忙揩起往家中飛跑他爹爹顏近和正在說天保趕場這們夜深都不回來了只見天保指一個人進屋近和罵道你這奴才這時候回家還在那裡指個人來天保說爹地快接一吓這是妹妹兒在路上看見他吊頸纔救起回來的近和聽說是他女兒卽忙接着放在板橙上攤起用手在鼻子上一探見鼻中漸漸有氣卽忙燒些開水一灌約有一個時候還陽轉來哭聲好慘呀近和見女兒活了連忙問道兒哪你有那些傷慘阿秀聽是他爹爹的聲音睜眼一看口中說道兒怎麼又得會爹

爹喲近和說你哥哥在路上見你吊頸纔救起回來的兒哪你怎

麼想那們窄逼阿秀聽見他爹在問口裡還沒有說眼中就吊下

淚來呢呀爹爹呀歌一見爹爹心傷慘珠淚滾滾濕衣衫兒哪你

你莫只因母親把命染兒在婆家受磨難這也是莫奈何纔把你

哭嗎只因母親把命染兒在婆家受磨難送起去未必為父願得

薄薄很毒實難嘆你薄薄怎朝日刻苦把兒嫌他又怎麼一天活

路不斷緯他是個婆婆再吩咐你奈他不把女兒憐你纔十二三

不憐不分輕重要兒辦就狠毒了好飯不挈女兒餐完了完了他

多又不分輕重好飯都不等一青菜蘿蔔吃點點週身只見筋骨

翻難怪你這兒縱吃虧都不怨爹爹可憐他刑法嚇了天他又用

刑法棍棒打了不上算單棍棒打人也就狠了嗎他還不十指又

用針來鑲哎呀我的痛心兒就在那裡掛一吓也還呢呀爹

爹呀痛死幾次又活轉又要煮飯把水担見哪你纏着針錐了指

飯忍住疼痛勉強辦行動只見打跌多今早吃素未打蛋既然吃

不得蛋的你今早沒呢呀爹爹呀頭髮踩住腕子翻哎呀兒哪你

有打蛋又便怎樣嘞呢呀爹爹呀頭髮踩住腕子翻今早晨怎麼

又拆打了女兒氣未散他打了你氣還沒有呢呀爹爹呀用口咬

了濫兒兩肩哎呀痛心兒那他又不是狗幸得拜佛饒一遍他吃素

濫兒兩肩又不是馬那們嚼口咬人嚼幸得拜佛饒一遍連蛋都

要吃看倒要進佛堂了還在屋裡打人咬人虧倒他那們去着不

見佛祖哦兒哪他今天拜佛還饒你一遍他若是不拜佛嘞着不

是拜佛爹爹命難全眼含珠淚去收碗負痛打濫魂飛天哎呀兒

麼這們點子低呢呀爹爹呀怕婆回家來看見悄悄逃出轉回還

又把碗打破了呢呀爹爹呀怕婆回家來看見悄悄逃出轉回還

你既然回家對面回來就是呢呀爹爹呀週身疼痛難行躓失腳

嗎你怎麼又在路上吊頸嘞呢呀爹爹呀週身疼痛難行躓失腳

苦媳報冤

跌在地平川肚中又餓天又晚叫兒進退兩作難。因此欲往閻君殿，免在陽世受熬煎。近和聽了這番情節，心想與何氏惡婦論個是非，怎奈他女兒一輩子是他家的人，也只得掣些好話，寬他女兒的心。遂叫了一聲兒哪，你從今以後就在爲父家中住着，你那惡婆婆回心轉意，然後叫你哥哥送你回去，就是不說近和寬慰女兒，又說活閻王拜佛回來，不見阿秀，就問他的丈夫阿秀在那裡去了。學古答道：「不是你這惡婦，今天一罵，明天一打，打來打去，打起跑了。今天晌午就沒有見人，你這個時候來問那個活閻王聽說跑了，恨不得就尋攏來，把他打死，卻又不曉得在那裡去了。」當時就叫請的四路找尋，並無踪跡。及到次日，那請的往

阿秀娘家去問問阿秀回來沒有。天保出來答應，回到回來了。我爹爹要留他耍，一向請的跑回對活閻王說了。活閻王不上十天，就打發人去接了三次。近和無奈，只得叫天保送阿秀回婆家去。阿秀聽說要送他婆家去，就守住爹爹痛哭。近和誑道：「兒哪，爲父也曾與你那惡婆婆帶了幾回信，如今不刻苦你了，你儘管回去。」阿秀纔去收拾出來，辭他爹爹說道：「爹爹呀，女兒今日回去望爹爹送兒上路，近和說爲父送你，就是阿秀走出門來，見他哥哥前頭走了，對他爹爹邊走邊哭道：『歌』爹爹送兒出庭門，眼淚汪汪往下傾，不知你兒是咎命，一十二歲抱出門，人說黃蓮苦已甚，兒比黃蓮苦十分好飲食，不得把口進，好衣服不得穿上身，兒望爹爹。」

送路徑爹爹可知兒的心這回婆婆家多凶信怕的性命活不成

呀近和聽女兒哭得傷要看把兒多看陣免得日後長慘他又寬慰一番心我兒

不必細叮囑爲父把話說你聽前日父曾帶過信婆婆如今回了

心從今歸家越發憤事事順從婆婆行一來我兒有孝敬二來婆

婆把你怜爲父言語緊記定斷頭話兒莫出唇爲父送了這一陣

你與哥哥一路行莫要欠父珠淚滾二回漫漫歸家庭近和吩

咐已畢就要轉去阿秀實是難舍近和硬起心腸回家去了阿秀

同他哥哥一路哭啼不覺攏了活閻王聽聞阿秀回來拖根棒棒

咬着牙巴往外就跑心想不等他進屋就要打他一個下馬威儘

他興頭烘烘跑出來纔看見阿秀的哥哥在一路天保看見那惡

婦的樣子來得凶當時問道陳家伯娘呀你拖根棒棒出來做咿

那惡婦又會轉錯時纔聽聞顏家哥哥來了我拏根棒棒來咬狗

哦當時又怕天保看出他平常的過腳又向阿秀面前做個假慈

悲說道愛啣娘的么哪娘的崽呀好久沒有看見你把娘欠得晚

息瞌睡都睡不得呀你那天回去怎麼那們慌張你也把娘說一

聲嘿儘娘也與你爹帶點禮物去看嗎真真話的你那們悄悄

走了顏家哥哥呀你快莫笑快請進屋去天保卽同妹妹進屋把

揖作了活閻王說顏家哥哥請坐我没有陪你我去弄飯去了天

保說陳家伯娘何必你老人家親自去弄儘我妹妹去活閻王又

說噫他們年輕的人走這們遠的路走累倒了等他歇過腳於是

走進灶屋不一時酒飯辦出來活閻王叫他丈夫陪客他丈夫不來活閻王就親自來陪在席前說道顏家哥哥你妹妹雖說是我的媳婦我都是如像待自己的女那們看待有盞同鹹無盞同淡並未刻苦他你回去拜上我的親家老我屋裡麤茶淡飯有吃的叫他只管放心酒飯罷後天保告謝歸家活閻王假意留道顏家哥哥善不來的稀客既然來了也要耍幾天纔回嗎天保一定要走說道陳家伯娘我妹子年輕愚蠢還望你老人家耐耐煩煩的教他活閻王說未必他們年輕人做不得的還估住他做不成況且我們是拜佛的人慈悲爲本他縱有不曉得的總是漫漫的教哦古言道人之兒女己之兒女顏家哥哥你回去儘管放一百

二十個心天保去了活閻王轉來見阿秀在灶屋掃地下他攆去指着額臚罵道你這個走腳的婆娘搬是非的婆娘我怕你回去把哥哥搬來就把老娘吃了也還不雜的他就走了把腰帶與老娘解下來阿秀就解下來活閻王接到手中就捆阿秀的手阿秀就痛哭起來活閻王罵道老娘纔在捆還沒有動手你在哭啥當時就揪兩爪阿秀就不敢哭那活閻王纔把阿秀拉去吊起他先煮飯的時候就把火鉗燒紅了此時纔去拏來口裡罵道你這走腳的婆娘你那腳愛走老娘與你燒斷看你還走不走就把那紅朗朗的火鉗拏在腿胛上幾烙阿秀就叫喚連天活閻王見阿秀喊得很當時又說你那口愛喊老娘總要你喊不得又把火鉗拏

宣講珠幾 卷三
在嘴吧上幾烙阿秀彼時就痛死了活閻王只說他粧死口裡罵道你這婆娘這一粧死啥就把老娘嚇倒了老娘就不烙你了你等老娘再去燒紅點來他又把火鉗放在灶裡燒紅然後掣來說道你這婆娘還不喊噪老娘總要你喊又掣在膀子上烙一歇看見老實不喊了他卽忙解下來一看纔當真死了當時驚道這婆娘纔怪呀往回那們收拾都不死這回纔烙幾吓就死了此時嚇得魂不附體慌慌張張想出一個主意把阿秀的卧房打開將阿秀抱起進去仍用阿秀的腰帶把阿秀吊起過了一夜纔叫人與顏家說信說阿秀昨日在路上遇那夜晚在卧房吊死了近和聞聽此信一路哭哭啼啼跑來見還沒有下吊卽上前抱着女兒叫

人解下來又見嘴吧兩邊都是黑疤越見傷心就放聲大哭歌懷抱着傷心兒珠淚滾滾這一陣不由父如箭穿心早知兒你要死父該擋定也免得歸家來把你命傾哪怪你昨日裡珠淚滴盡口口說要爲父送你出門兒你說道惡婆娣刑罰太很怕的是回家去有死無生斷頭話說得父神魂不定在路上用好言把兒叮囑兒哪昨日生今日死何其快性兩嘴角皆黑疤受啖非刑道叫父這一陣難把傷認父只得到縣城去把冤伸近和哭罷就進城報案活閻王慌忙無措求他丈夫打個主意他丈夫怒道你這惡婦刻苦媳婦我來勸你你反咒我罵我還與我兩個打捶如今弄出事來就認得我了老子不管活閻王見丈夫不管就啼哭起來學

古又轉念想道，顏親家如今報案，後日官來相驗，雖則是這惡婦的干係，又道家奴犯法，尚且罪坐家長，何況我是他丈夫，又焉能不有責任？這事要去，把親家攔轉來，纔好學古，卽請宅近一個何鄉約，卽時攔轉近和轉來。何鄉約說：顏大爺，你這場事，打個甚麼官司？哦，近和說：我女兒死得甚苦，我要替他伸冤。何鄉約又說：顏大爺，你老人家想錯了。常言道：牽牛過河，先打濕腳，有錢莫打女官司，你設若報了命案，雖然那房班不要你的錢，難道你進城不要盤費嗎？你老人家聽我相勸些，像你老人家的千金已死，不能復生，我叫你親家與你女兒多做幾天道場，多燒幾百把紙，如若你老人家的心還放不下去，我又背地叫你親家與你老人家合

點銀子，莫等外人知到，還說你老人家把女兒掣來賣錢，你聽我何鄉約的話，一則損倒，不打官司，不用錢；二則免官來相驗，你老人家的千金也免外人看之不雅像；三則告人一狀，三世冤，冤仇越結越深，況如今世道盡是假的，只要有錢，你老人家縱告到前頭去，他掣些銀錢來打幹，又有人幫他說話，你老人家的官司就輸，也是不曉得的。顏大爺，你老人家漫漫去想，近和被何鄉約一番話說了，當時想道：老實話呀，我如今又打不起官司，若去告了，他當真掣些銀子打幹，害怕冤伸不出，還要輸官司，不如與他合了罷。遂暗暗問何鄉約：你時纔叫我合案，與我合好多銀子？何鄉約說：像你陳親家這個家屋，多的莫得一秤銀子，總有近和依從。

何鄉約急去把銀子掣來，交與近和，又叫陳家辦衣衾棺木，請僧道超度安葬。誰知安葬過後，阿秀的冤魂不散，晝夜把何氏找倒。那何氏不是亂說亂罵，就是自碰自打。他兒子壽兒見母親這樣光景，對他爹爹說要請個端工來回送吓子。學古也知妻子報應到了，見兒子爲母請命，是番孝心。當時就應許了。壽兒卽去把端工請來，挂起神案，正在請神，只見何氏手掣一把尖刀，跑在挂神案那棹子上坐起，說道：「陳何氏呀，你的媳婦無過無錯，你嫌他沒得陪套，起心刻苦，朝日打罵，又還用些非刑，治死媳婦。媳婦訴與閻君，特來剗你的心肝五臟。惡婦說畢，照自己胸膛上一刀，心肝五臟暴出而死。那些端工嚇忙了，連案子都不要，一齊跑了。學古也不放在心上，卽叫人用棺木抬上山去埋了。不幾日被雷將墳擊開，棺木屍骸燒焦。從這案看來，你們有小媳婦的，須當耐煩些，教如自己的女兒一般看待，不但不遭惡報，亦且福壽無疆。若陳何氏狠毒已極，在生遭了惡報，但不知死在地獄，何年得出奉勸爲婆者，以陳何氏爲戒，再勸拜佛者，莫學陳何氏，口裡念彌陀，心裡像毒藥，心好自增福，延壽榮及來生。」

馬前覆水

昔漢時有一寒士姓朱名買臣父母双亡娶妻崔氏買臣生來家極貧窮性好讀書讀來讀去竟自連日食都難度了萬般無奈只得打柴營生那日上山打柴過一市鎮外見一叢人圍着一個相士在那看相買臣也擠攏一望只見那相士將買臣上下一看對眾人說道者位官人頂平額寬五嶽相生日後當得大貴但刻下晦氣滿面定過五十歲方能發跡眾人聽說都回顧買臣見他手中拿根千担腰間插把板斧年紀四十以上身旁藍縷个个想道者人若八年紀還有甚麼出頭日子就大家一笑買臣殊不過意即出人叢中來往山上打柴去了他一路走一路想我朱買臣半

生勤苦深得書中意味奈眾人不識反以為笑我偏不信老天無眼使我長受磋磨從今立下誓愿我朱買臣終身不得時願終身不丟書於是打柴出入都把書帶在身邊走邊讀忽一日打柴歸家見妻崔氏怒氣冲冲不交一言買臣上前問道賢妻今日為何怒形於色崔氏半個時辰方回言道你受窮到還捱得過不該帶累妻子受窮買臣即道賢妻呀俗言說得好嫁雞隨雞嫁犬隨犬夫貴則妻貴夫賤則妻賤怎麼說出不該的話來了崔氏聽說越加忿怒道別人的老公穿有吃有說有笑那像你朱買臣者个窮鬼天天拿起千担在跑又沒見打酒又沒見割肉害得妻子在家有上飽莫下飽你還抱倒那書本本今天講聖人明天講賢

人難道叫我們婦人掙來供你們男人不成。買臣笑道：賢妻書上說得明白，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雖不要你們婦人去掙，我們一時掙不得許多費用，你們在家也要將就些過待，等時來運到，莫說是穿吃二字，就是鳳冠霞佩，也少不得賢妻的。崔氏接口問道：朱買臣你今年多少年紀？買臣應道：今年四十五歲了。崔氏又問你：那年翻燒？買臣答道：莫說起翻燒，說起翻燒，我前日往一市鎮過，見一相士說我朱買臣五十歲上定要發跡。崔氏又道：你五十歲纔發跡呀？你五十歲能發跡到也罷了，不發跡豈不是要帶累妻子一輩子受窮嗎？依我看你，若個窮鬼樣子。五十歲不能翻燒，恐怕你五輩子也翻不起燒。妻子今天有

言語，你慢慢聽。

道：見窮鬼不由我惡氣上冒動，不動在家中就把文拋你說，你是一個無價之寶，依妻看好，比那朽木難雕，兩口子尙不能衣食，顧倒粧甚么假斯文，擺擺搖搖，惹人嫌惹人恨，全不知道每日裡哄妻子就要翻燒，既翻燒就該要騎馬坐橋，爲甚麼四十五無有下稍，妻本待跟着你同偕到老，怕的是累不死，餓死荒郊，到不如趁爲妻容嫩，年少另跳步，免得人長受焦燎。買臣聽他妻子若般說話，仍用好言勸道：尊一聲賢德妻，一言聽道，聽丈夫把來由細說，根苗因只爲二爹娘去世太早，丟下我兩夫妻窮困無聊，一無田，二無地，衣食難保，莫奈何，打柴賣帶，把書賺定，只望天開眼，時來運到，在朝中戴烏紗，身着紫袍，誰知到命運乖，苦債未了，妻

何必把英雄當着草茅說改嫁全不怕令人恥笑那有个節烈婦
另把郎招夫有輩先賢古對妻細表賢德妻須當要效法為高娥
皇女配大舜隨遇盡道到後來為皇后萬古名標勸賢妻忍飢寒
暫受煩惱不久日夫要做一品當朝崔氏見丈夫和顏悅色勸他
他就越高興起來不論輕重直拿惡言抵觸道聽此言你又在糊
說亂道把老娘當做那三歲兒曹咬怎麼稱起老娘來了呀天天說你不久要
戴紗帽真正是害老娘半背子無有下梢者是刻下的命運虧爹
娘瞎了眼把你選倒未必把我朱穿莫穿吃莫吃死蛇一條怎麼
比成那死只抱倒書本本天天在開者讀書原要又未見把詩書
蛇去了來當飯創你豈不聞君子我勸你把老娘早些休了若不若不休
謀道不謀食嗎休呢

定叫你臭名難逃買臣問道賢妻你說臭名難逃莫非你要當娼
嗎崔氏隨口應道我不當娼難道餓死不成買臣又勸道賢妻常
言說得好男怕輸口女怕輸身你們婦人家把身輸了不但敗壞
婆家門風亦且玷辱娘家的祖宗者都不講兼之子孫出世逢着
人連頭也抬不得夫有幾句言語賢妻聽道諷勸賢妻休得要糊
思亂想為丈夫說的話緊記心旁當娼妓豈是那貴人氣象從今
後切莫要言語荒唐你說是要改嫁夫把你擋無非念結髮情不忍分張有
富貴不久日夫妻同享忍着飢受着寒自有下場崔氏又接朱買
臣說此話真來狂妄四十五不得時還想增光我任你說得那蓮
花逼長去心定要挽回除非閻王信不信願與你當面擊掌買臣

問道你與我擊掌做甚麼，崔氏道：你說你後來要發跡，我與你擊掌，量你者一生也不能發跡。買臣想道：我堂堂一丈夫，竟被婦人量就枉爲一世男子，不覺怒氣沖冠，叫道：一聲崔氏呀，崔氏你苦，苦嫌我貧窮，與我擊掌，要另行改嫁爲夫者，吓也說不得了。謳怒轟轟與崔氏擊上一掌，朱買臣豈是那無志兒郎，捉羊毫寫休書，天神在上，朱世宗，崔氏祖細察端詳，崔氏女嫌貧窮，自願他往踏脚模和手印，好不淒涼，將休書丟之在塵埃地上，叫一聲狗賤人，細聽端詳，朱買臣不看你賤人別樣，端看你嫁二夫，比我更強，買臣將休書寫起，丟在地上，崔氏撿起也不回頭，竟自揚揚而去，買臣自此無望無礙，着意研究書理，及到五十歲上，果然由選得官。

卽陞會稽太守，不料會稽天乾三載，民遭塗炭，買臣奏聞朝廷，領來皇餉四十萬，賑救黎民，眾百姓都來領餉，就有崔氏在內列位。道者崔氏如今是個甚麼樣子，因前逼着買臣寫下休書，只望另嫁一个好丈夫，終身有靠，誰知嫌夫無好夫，偏偏嫁倒一个浪子，姓趙名耿，崔氏過門不上三年，就被趙耿將一分家業弄得干干淨淨，各人逃遶遠方去了，又加上此地天乾三載，無穿無吃，身上衣服比在買臣家更見藍縷，今聽聞皇上發餉，也不知那家大臣前來發賞，崔氏也來領餉，不料被買臣一眼看見，卽吩咐人役將那蓬頭垢面的婦人叫上來問話，只見人役將崔氏叫來，跪在馬前，買臣假意問道：你者婦人姓甚名誰，配夫何人，崔氏聞聽太守

在問即忙叩頭稟道謳啟太尊在上坐細聽奴稟聽愚婦把姓氏

細說分明奴娘家本姓崔配夫趙耿吐你配夫趙耿哪你是童子婚姻是半路夫妻勒崔

氏聽見者話心中着了一驚暗想此話問得有因不敢欺瞞就據

寔稟道是半路夫妻買臣問道既自半路夫妻你前夫又姓味又

叫甚麼名諱勒奴前夫他姓朱名叫買臣你既有前夫為何又嫁呢因前夫

讀詩書未能上進你前天讀書未能上進到底上進沒有迨至到四十五猶困風塵

他既然困於風塵你就該勸他勉他終身守着他不跟他勒因只為家貧窮

捱飢受冷捱飢受冷是愚婦捱不過想出門你者就不是婦人家要從一而終你既嫁

跟也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就凍死餓死要從一而終你既嫁太尊呀愚婦人

那時節飢寒迫甚他聞言寫休書趕奴出門哼是他趕你出門嗎大約是你天天尋他

吵鬧他被他吵鬧不過統寫休書也未可知者且不一門夫是浪問你端問你嫁那第二個丈夫你過門去也還好否

子全不務正把家業弄得个寸土無存他既然連寸土都莫得他又如何安置你他把

奴丟在家遠鄉逃竄全不管愚婦人或死或生他既不管你又在那裡安身勒

坐瓦窑尋野菜暫逃性命受盡了萬般苦無處可伸你到若个田地又怎麼不

了嫁因思想嫁二夫依然貧困總知到貧與賤命裡生成你如今還想不想你

前夫想前夫他待奴恩深義盡但不知他如今發跡未曾你還想不想

奴心想要見他無有門徑望太尊做一个引線之人買臣聽到此處也為他傷

心猛想起當年逼寫婚書那番情景不覺心中惱恨多因你婦人

叫一声蠢婦人你要見你前夫聽本府與你道來

家心腸太很把丈夫當做那眼中之釘你要見抬起頭看是何等

朱買臣到如今貧也不貧崔氏抬頭一看見太守就是愚婦人在

馬前訴說一陣萬不想奴的夫就是太尊念爲妻從前事做得愚蠢望太尊赦罪過收入府門

買臣當卽責備道

小賤人說此話令人可恨

你從前做的事太爲無情憑擊掌你量我終身窮困到今朝望本府恤寡憐貧要收你也不難就在者陣叫人役你與爺看水一盆將此水倒在地蠢婦收盡少時刻請入府去當夫人若不能將此水依然收盡要本府收留你萬萬不能買臣說畢命人將水倒在平地叫崔氏去收崔氏那裡敢去買臣見崔氏不動身卽將皇餉照人丁按發發畢也像崔氏當日撿起休書一樣再不回頭竟自揚鞭擁道而去不想崔氏因太守明說眾百姓在一邊他又在一邊太守臨行也忘却把他發餉崔氏一路哭哭啼啼的走那路上

的人看見誰个不笑那个不罵說崔氏是个賤骨頭看倒眼前的福不能得享崔氏聽見又羞又慙回在破窰之中又加上天下大雪身旁又冷肚中又餓不禁放聲大哭詞千悔萬悔悔不轉悔不該改嫁受艱難前夫雖然受貧淡打柴還要把妻盤那像後夫大短見丟奴破窰受熬煎爲甚當日瞎了眼看倒有福難攏邊又冷又餓又下賤越思越想越慘然受盡磋磨都是淡吞得罵名萬古傳者是報應有天眼自己錯了望誰憐事到如今悔也晚不如一命喪黃泉崔氏哭了一陣又冷又餓又羞又慙他也知到上蒼在報應他忽想到那情急處就碰死在破窰之中連尸都莫人收者就是嫌丈夫貧窮的報應從者案看來世之爲婦女者縱丈夫窮困須要從一而終安知到後日不能出頭嗎若存一嫌貧愛富之心恐半路失守到老終無結局可不知所戒哉

作善團圓

却說乾隆二十年間貴州省大定府平遠縣有個富翁姓向名進先妻子冉氏進先雖則家道富豪。怎奈刻薄成家。凡家族鄉鄰親戚全無顧盼。此人不但無人情世故。大凡功德善事一文不舍。所以年至四十以外。尚無子嗣。進先夫婦各處廟宇禱求。幸祖宗還有餘德。至五十歲始得一子。乳名鳳生。說者個鳳生只因生下地來。背上有塊紅記。似鳳形。故名鳳生。他夫婦自有此子。愛如掌珠。請個乳母待倒。到二三歲上。見市上那樣戲具好耍。他就買那樣鳳生要灯影子。就買幾個灯影子。要木人人。就買幾個木人人。至四歲上。此時因地方四處出虎豹傷人。進先恐有不測。每日命乳

母將鳳生引在花蘭樓上耍灯影。木人不許出門。那年端陽。進先吃了酒。睡覺去了。河下在撐龍船。乳母將鳳生引起看龍船。那乳母看龍船。攆得熱鬧。大意一下。轉面找鳳生。忽然不見。乳母即速四處找尋。跑至東庄坡下。只見一些人哭兒哭女。乳母上前問道。你們哭些甚麼。那傍人說時。纔者群虎豹來咬了四五個小兒去了。有父母的。故而找得此處啼哭。乳母聽得此話。嚇得魂不附體。思想鳳生還不是被虎咬去了。進先夫婦知道。與我怎麼下場。想到此處。氣逼不過。迴身走到河邊。朝水中一跳。看龍船之人未散。即速救起。問道爲甚麼事。者樣性急。乳母正在向眾人告訴情由。却說進先在家睡了一覺起來。不見乳母鳳生。即至花蘭樓上一

望踪影俱無心中着忙跑出門外聞說河下摔龍船想到總是引看龍船去了即忙趕到河下只見乳母週身濕透坐在河岸向眾人哭訴進先跑攏去問其情由眾人齊聲言道你鳳生被虎咬去了乳母怕回家見你故在此投水幸我們救起進先聽得此言一跤跌在地下氣也不出眾人之中也有作好事的與進先之妻放信命人抬乘轎子將進先抬回並將乳母牽回進先妻子一聞此信也氣死幾番即刻將進先用開水灌活進先醒來扯住妻子哭到哭曰叫一聲我的妻如何得了五十歲才得個者點血泡我夫婦帶姣兒如同珍寶因爲是怕不測樓上藏玩完灯影耍木人任他所好爲甚麼帶出門不令我曉也是我好吃酒睡了一覺如不

然定不許放出兒曹那再氏是個會事人見丈夫者樣着急恐怕氣壞了又怕把乳母逼死只得寬任丈夫言道詞尊一聲我的夫不必過傷凡百事有分定命裏該當該有兒不怕你棒打不喪該無兒不怕你藏了又藏我合你年將邁當要保養倘若惹起病如何下場那乳母豈願得兒把命亡也只怪你我命八字不良再氏勸慰一番進先方才收淚自後夫婦二人蜜蜂勸土蜂悶悶愁愁過了半月內氏與進先商量說道你我夫妻看倒無子就是者們算了你妻年已四十餘歲常多病疾不能生育不如娶個妾也有指望自古道不怕天乾只要地潤二人商議已定四處探訪不料東來西不就地方中人見他刻薄慳吝縱有女子都不願到他

家去他夫婦見妾難娶又商量家族過繼殊不知他家族只有兩三家都是家務好的並且子都不多又見他平日不睦家族都不肯過繼他夫妻無可奈何不覺至七月半家家戶戶都接先亡燒包進先於七月十三日也接先亡到家香燭羹饌擺列齊整四禮八拜想起年到五十無嗣接後我死之後誰人祀奉祖先豈不絕了裡祀想到此處不覺對着先靈放聲大哭○向進先跪塵埃一言啟告哭一聲眾先靈細聽根苗我今年五十四一點血泡只指望到後來承宗接祀不幸得端午日被虎所咬到今朝絕了嗣無有後稍倘若是我日後命盡死了向氏門者裡祀將誰依靠進先哭訴一番又被冉氏勸住三夜睡至三更夢見祖人向他說道進

先孫兒你不必憂慮你的子心得遲皆因你銀錢太看緊了從今後改換心腸多做善功何患無有後嗣祖有幾句言語你緊記在心徒守門庭陰隲未行不如出外廣帶金銀善事多做福田深耕功果圓滿自有後程說罷忽然不見進先醒來却是一夢即呼醒妻子言道祖人夢中明明指點我叫我夫妻力行善事自有結局之日並且說了幾句話叫我出門作善者又不知如何情由冉氏言道丈夫祖人說的話不可不信想你我年紀半百有餘一點善事未做本是把錢看緊了故要你出門作善俟至秋涼再作商量從今後還要保養身體才是進先得了此兆自是心中漸漸寬懷銀錢漸漸放鬆了些不覺到九月重陽之後進先想起夢中之言

掉了銀子三百兩，看就吉日起程，向妻言道：「你我商量出外作些善事，今已安排銀兩，明日起程。家中之事，全靠妻子調停。」冉氏言道：「丈夫出外一庄美事，家中事務有妻照理，不必耽慮。但夫出外去，務須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見善作善，隨緣方便，恐作善銀不敷，在外挪扯點亦可。各自早去早回，免妻在家懸望。」他二人言畢，次日進先帶得家童向忠起程去了。冉氏自丈夫出門以後，改換心田，遇功果出功果，遇善事做善事，時行方便，廣積陰功，自不必說。再講鳳生，自那端午之日，虎豹所咬的小兒，並無他在數。他却被個拐子拐去了。那拐子拐到遵義府，雙龍場，買與劉裁縫爲子。却說劉裁縫夫婦，六旬以上，手中錢到有兩百串，奈無嗣接後，

又無家族，今見此子相貌堂堂，到也十分歡喜，更名劉金山，聘定同街秋錫匠之女秋月英爲婚。有白玉尺一把，各截半以作表記。過四五年，裁縫夫婦相繼而亡。金山雖年輕，醒事得早，將父母安埋以後，任然不改舊業。金山有個好友，姓朱名世有，販布爲業，常在雲南省大理府太和縣往來貿易。此時聞得彼地布價昂長，商議合夥販布到彼出賣。金山應允，二人買了幾十庄各色布疋，到大理府太和縣去不題。再講進先，自那日出門，走了月餘，到雲南界上去了。路上趕隻船上，得船去，只見那同船有個客人，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隨帶有個女娘，年紀二十多歲。那女娘在船中飲食不進，兩淚不乾，不知是何緣故。進先纔同船，也不便問。端端那日

風大不能行船，板船主就在白沙沱靠了船。那船上人與那客人都上岸吃酒去了。進先乘此機會，便問道：「你者位娘行，你兩淚不乾，其中必有屈事，說將出來，我是個作好事的人。那女子見得說話正大，抬頭一看，見此人相貌不凡，量來不是下等之人。又見一船人俱上了岸，遂言道：「者位老伯，要問請聽。」詞尊一聲，老伯伯船倉寬坐，聽奴家把苦情細對你說。家住在江川縣北門後坡，奴丈夫本姓祁，名叫鳳閣，自幼兒讀詩書，家務淡薄，奴姓向，自幼時名叫瑞娥，到祁門我夫妻三載配合，生嬌兒大半歲，名叫玉哥，皆因是去年冬死了婆婆，無銀錢空起手，莫得棺槨，挪借那姓夏的銀子不多，十二兩辦喪事，送婆婆上坡，到今日限期過，不能交攔，偏得

夫沒奈何，纔來賣我，丟丈夫拋嬌兒，心怎得過此！一去大半是有死無活者，是奴真情話，不敢虛說。進先聽得此番言語，心中好不傷慘，遂說道：「小娘子不必憂慮，有心救你回去，不知你意下何如？」那女子聽得此言，雙膝跪下，老伯有此大恩，啣環以報，請問老伯貴姓？進先言道：「我也姓向，名叫進先。」那女子聽道也姓向，遂拜爲義父。進先說我救道救你，未知那客人肯不肯？我替你打個主意。你今夜還是飲食不進，哭泣不止，及至更深，假粧自縊。那時自有主意，話猶未了，那些船上人及那個客人都上了船。此時天色將晚，板主分咐就在此地歇。及至夜晚，只見那客人掣張字在燈光之下，嘆聲噎氣，聽他說話，是浙江人。進先迎機問道：「你者客官看

的甚麼字，那們愁眉不展。那浙江人說：你者老頭不知我是浙江省嘉興府烏程縣人氏，我姓邵，東家姓田，有名的田百萬，是烏程縣一個首戶，今年七十三歲，有七大小，無有少東人，命我到各府州縣，跟他納個籠，我到何西縣，見得此女，頭插草標出賣，我看此女，到也年輕，後來必定有好子，問其婆家姓，那娘家姓向，去十二兩銀子，纔買成。今到船上，已經三天，飲食不進，天天哭泣不止，方纔扎風，我到岸上去，要遇倒卜卦的先生，卜個卦，他說：目下多凶，少吉，定有大禍臨身，我想必定應在這女身上，故而將者卦文批章，看來看去，愁眉不展，進先說道：依我愚見，道不如將此女退還他，方免無事。那客人道：特為主買來，今又退還，那就不能。話言未

了，只聽倉內呼聲不止，眾人大驚，照燈去看，見那女子帶下自縊，急忙解下，嚇得浙江人魂不附體。船上板主大公都言道：你者浙龜子，逼人性命，污壞我的船，也是要賠的，還要你抵命。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浙江人垂首喪氣，無可如何。想退得來，銀子又去了，不退得來，又怕遭人命，事在兩難。進先說道：邵客人，窺你那個心，想到想退，銀子無人墊出。那浙江人說道：正是此話。進先說道：我方纔聽你說此女姓向，我也姓向，一筆難寫兩個向字，我願墊十二兩銀子，還你，你將他退還，好也不好。那浙江人聽得此言，走上前與進先搵個頭，言道：阿彌陀佛，於是進先將包袱打開，取了銀子十二兩，交與浙江人，安慰女子一番。次日趕一上水船，進先帶

着瑞娥轉去了。此話不題。再說那鳳閣自妻子賣後，銀子還了賬，分文無剩。玉哥方纔大半歲，要開吃啼哭不止。一日鳳閣無奈，只得將玉哥的一頂舊風帽賣了十二個錢，買兩個包谷粃，自家吃一個，拏一個嚼爛喂玉哥。玉哥不肯吃，遂哭起來。那鳳閣無奈，也哭起來。兩爺子正在哭，瑞娥同倒進先，不覺二人來到家下。玉哥一眼看見娘，就往瑞娥懷中撲。鳳閣看見妻子歸來，不知是禍是福。又見那後頭跟倒兩個人，只得啞口無言。心痴痴的望倒瑞娥，說道：「丈夫不必驚疑，你妻遇着者向恩人救我回家，是你福分來了。」鳳閣聽得此言，即刻上前向進先磕頭不已。進先扯起來，各訴情由。鳳閣夫婦又再拜恩人。進先見他夫婦家無斗筲，如何度日。

又送銀二十兩，叫鳳閣發憤攻書，自有出頭之日。鳳閣夫婦感恩拜爲義父。次日進先依然趕下水船而去。一路穿州過縣，遇善作善，遇危解危。一日走到雲南省趙州鄉場中，黑夜歇在旅店，遇土匪作亂，將他主僕二人撞散。進先不知路徑，黑夜儘走走，走到山荒野地，無人之處，見一座古廟，方纔歇了一通夜，人也累倒了。就在廟內神龕下睡覺。一時正在酣睡之際，恍有人說道：「功善隆盛，自格神靈。此中奇緣，賣身作親。醒來却是夢，抬頭一看，乃是大悲寺。知是觀音菩薩指點，拜了四拜，細思所說，半信半疑。出得廟來，邊走邊想，同伴已失，銀兩將盡，意欲回家。又聽得人說家鄉苗子作亂，不敢回鄉，只得各處挪銀避賊，作善屈指一算，不覺出門。」

已有八載一日走到太和縣中依神人所言頭插草標賣身作親
街前街後走了兩三天人人說是瘋子不用采他那日八月十五
中秋節吃了午飯他在城隍廟前高声叫賣老子往日到無人
采他那日遇倒一夥輕薄後生過節都吃了酒耍到此處聽說賣
老子大大不愛天地間只有賣與人作子那有賣與人作父上前
便罵道你者個老不死的老龜子枉自你連頭帶尾幾十歲你想
得無路換出者號的鄉引明明是在罵人那是賣身正在喧鬧來
了一個後生指一捆布走上前問道你們吵些甚麼那些人說你
不知道者個老日的在此罵人他要賣與人家做老子你看惡人
不惡人那布客說道他賣他的老子你們不買就是何必者樣造

口孽那些後生說道你者說來只怕要買他做老子呢布客言道
只要合勢也好嗎邊說邊上前去看那布客起眼一觀犬着一驚
此老非下賤之人其中必有緣故暗想我一人不在外賣布無人看
家又想夢中添人進口之話心中暗喜口未說出但只笑而不言
那些輕狂後生見他笑嘻嘻的都啣作他言道總承你買個老子
好不好那布客直言答道承蒙各位作承遵教就是那些後生便
向老人問你要好多銀子纔賣老人言道我要十二兩紋銀不二
價那些後生說你者個生意還硬得很轉問布客願買否那布客
答曰好就依他的於是那些後生嘻嘻哈哈將者老人送到布客
家下道喜那老人到了屋言道定要立張買約於我那布客就立

張買約遂問老人姓名此時進先更名姚宗成老人問布客名姓
布客言道姓劉名義泰號金山當時買約寫畢稱了十二兩銀子
交接於他辦些酒菜將老人請在上座眾後生奉陪四禮八拜拜
了大小酒席已畢眾後生一笑而散列位你道者布客是誰就是
遵義府劉金山當年同朱世有到者太和縣中賣布不料布價陡
跌賣不得賣了半年只得賒與人家遇倒次年年歲又不好把賬
放爛了朱世有因病而亡辦備衣衾棺槨暫淺殯公所後街佃座
小房安身邊收賬邊賣布限倒此處六年有零那買義父前三夜
夢夥計投夢說道劉夥計三日之內有一種大富貴與你添人進
口是你命該如此切莫錯過回鄉之日務要將我靈柩搬回九泉

不忘所以那日看見賣身作親的就想起夢中之言又見此老不凡
故而買來進先暗裏想道賣到賣與他了不知他心誠不誠過了
月餘嘍叟囉噠至極不是要者樣吃就是要那樣穿金山毫無怨
恨過了兩年進先見得金山心誠遂將原郡實話說出家住某處
某縣家務富豪無子接後出外作善神人指點賣身訪子看有福
分的買了把他帶回原郡受享田園從頭至尾一一說出真名姓
還未說出金山暗喜想夥計之夢到未誑我進先又說道金山兒
你那些賬不消收了不靠着點事家中還有你母懸望不免收拾

司回原郡坐享富貴豈不美哉金山說好道却好我那朱夥
淺殯未葬要將靈柩送回故鄉方纔過心且而親事未

送靈柩回遵義府，你就由水路而去，我要由旱道當
日我那趙州鄉場中，被囑匪撞散，至今杳無音信。我
走那們處，會得回嗎？你將靈柩交接，收了親事，卽速就往我
那原鄉來不遲延，免爲父懸望。商議已定，次日收拾銀兩，寫就
船隻，金山將夥計靈柩裝在船上，父子各帶盤纏，水旱兩歸。再說
進先走了四五日，一日走到雲貴交界之所，一個孤村野地，見無
旅店，就在樹下將包袱解下，歇口氣，纒坐未久，來了七八個漢子，
走上前來，不由分說，將進先的包袱搶起就走。進先護住那人，將
進先勝上兩刀，背進先護痛包袱奪去。進先想道：我無盤費，怎麼
歸家？不覺痛哭起來。正在哭泣之際，後面來一漢子，走在進先面

前，上下一看，雙膝跪下，列位你說：漢子是誰？就是當年趙州失
散那向忠。那時進先道走脫，向忠被那些強人圍去，見向忠有幾
分胆量，能爲推他爲大五。向忠不得已入夥，此時犯了擄江大案，
各自逃散。向忠帶了幾人，至此經過前頭，幾個不知道，將進先包
袱奪去。向忠在後，至此見是進先，卽跪在塵埃，高聲呼道：老東人，
怎們在者裏來了？還認得小僕麼？進先抬頭一看，見是向忠，卽忙
雙手扶起。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二人悲喜交集，各訴情
由。進先說：我那包袱還有銀子，被那些匪人奪去，如何是好？向忠
說：者事無防，那些人是小僕帶的，他們在前面等我。於是二人同
往前走，不上十里，有座公店子，二人進得店去，只見那些漢子都

起來恭敬向忠遂問道向大五你那們同者老頭一路向忠言道
你們不知道遂將當日失散的情由說了一遍眾人向倒進先都
來陪罪言道肉眼不識泰山此時天色已晚眾人酒席辦上請進
先上座酒到三巡進先見者些人都是年富力強可惜入於匪類
害了一生不免勸他們改邪歸正豈不是好遂說道眾位好漢我
有幾句良言不知眾位願聽否向忠說你老人請講那些人那個
願聽見大五要聽敢不從今於是進先說道詞眾位老漢請寬飲
且聽愚老說根生為人總要保身命曾子保身如履冰保身總要
學端品端品乃能爲好人挑葱賣菜是正分大富由命小由勤肩
挑背駝是本等藝術人人皆可精下得力來耕田畷無力貿易可

聊生爲人只要肯學正縱無銀錢人提升世間多少不守分動輒
與人就鬪爭遊手好閒到處混一味只想炮火銀倘若一時錢用
盡打劫勢家與客人受害之家把官稟王法條條甚分明任你天
涯去逃迤惡貫滿時殃及身有時遇着差人們鎖鍊就將脚手擒
挪挪扯扯衙門進太爺坐堂審真情你若隱瞞不招任挾棍抄子
不容情么喝一声刑催勁三魂杳杳到幽冥受痛不過把案認監
牌送你入牢門進監先要打牢棍後鎖廁屋臭氣薰白日肘鎖受
苦困夜晚壓扛周身疼好朋好友誰來問父母妻室不通音纔悔
當日迷了性禍到臨頭悔不贏日月易過冬至景丁封一攏開沉
沉虎差狼役把監進滿監盡是哭泣聲監牌上前點名姓刀斧手

來提犯人太爺當堂來封贈三個包子酒一瓶分咐一声上了網衣服扯得光衿衿前面刀手來押定後面箭戟如麻林糊糊塗塗教場進雙膝跪在地埃塵刀起頭落斷了頸一個身子血淋淋一床破簾來裹定將你丟在亂葬坑皮肉野物都吃盡骨頭狗啃寔堪矜那個朋友把尸認那個親戚弔你魂者是一生不學正可惜陽世走一巡眾位何不早思忖各自改邪爲正人早回故土歸原郡父母妻室在一門耐煩辛苦把錢掙皇天不昧苦心人如若聽勸改惡性自然福祿壽重增進先者一番話那些漢子初猶懶聽及至講到利害那些話齊聲回道晚等皆屬孟浪不知利害今蒙老伯者一番金石之言如夢初醒都願改邪歸正酒畢席散各自

安宿次日一個個的改換容粧皆學正人的打辦吃了早飯各自拜謝而去進先同着向忠一路曉行夜宿不覺到了故土見各鄉村冷冷落落知是苗人犯境及走自家屋裏一望家業一空人烟俱無好不傷慘想道者家業算是那些苗匪虜去了我的妻室怎麼也不見了遂向鄰近人問道此是何故那鄰人說向大爺你不知道自你出門第二年二月初八日苗匪入境騷擾先到只虜糧草銀錢到下半年又來一到連婦人不論老少俱虜去了進先問道虜去做甚麼鄰人說虜去換錢進先又問道怎樣換錢法少婦算換錢老婦誰人要那鄰人說你總不知那苗匪有個方法無論老婦少婦他拏麻布口篋一統起八兩銀子一個人有人買憑你

點子點子好的，買倒少婦，點低的，買倒老蚌壳。進先又問：「我的妻子又在那裏躲難去了？」那鄰人說：「那麻布口袋裡頭躲難去了。」進先說：「未必我的妻子也虜去了？」鄰人說：「光靠你的管幾多官宦人，戶都虜去了。」進先聽到妻子被虜，氣倒在地。比時向忠與鄰人呼轉來，勸解一番，說道：「時哭之無益，不如着人去找，總是進先聽說有理想，親身去找。」又恐劉金山來了，會不倒人，而且家業頓敗，也要修整。此時正值秋後，是年庄稼大熟，客家認主，仍然收租納稞，治造家業。此書不題，又說劉金山自那日太和縣裝起夥計靈柩，不到一月到了家鄉，將靈柩交與夥計家族，又將賣布折本情由細訴一番，如今只剩銀一百八十兩，分一半與夥計家族，叫他

們安埋，追荐交接以後，轉自己門第，已經一街都燒毀，遂問相識的街友：「是何緣故？」街友說：「你不知道，自你出門，第二年七月十八日，苗匪犯境，將者雙龍場殺燒捲擄殆盡，連婦人不分老少都擄去了。金山又問擄去做甚麼？」街友將擄去如何口袋裝定，出賣情由細訴一番。金山又問道：「那秋錫匠家中，還有人否？」街友說道：「自你出門，第二年正月間，就害酒病死了，只剩錫匠娘子與女兒月英。那苗匪入境時，月英恐怕失節，將面容塗黑，穿些爛衣。苗匪到家，他母親自縊，月英雖未失節，却被苗匪擄去了。金山又問道：「此時那些苗匪又在那裏出賣婦人？」街友說：「在定番州管的永隆場，扎住金山，聞得此信，謝道：『多承列位指示，各自回到棧房，想到我』」

走平遠縣，義父家去，算來走定番州，遠不得兩三天路，不免到定番州，問個下落，如有緣，夫妻相會，如無緣，我也買一個作妻，豈不是好主意？打定次日，趕一便舟，不久到了定番州永隆場，落了店子，只見閭街出有曉諭，說得明白：每一婦人賣銀八兩，不二價，白日不賣，晚夕纔賣，只准隔口袋，選不許打開，擇金山看明，是夜帶銀八兩，就到公所，只見海壩之中，擺的口袋，昧得一千都有八百，將銀交與掌櫃的，管他我也來合個天婚，在中間提一口袋，卽啐轎子，抬回店中，打開一看，只見白髮蒼蒼，一個老嫗，列位你看，把得別個報怨不了者，劉金山，到的後來，長大家的人，一見是個老嫗，心中暗想道：「者也是我命該如此，好說買了個老子，又不買個老娘，自惹自解。」那老嫗見金山不言不語，遂說道：「承蒙你者位客官，將老身救出火坑，你也是不要我的，不免放我一條生路，等我逃回原郡，沒世不忘。」金山言道：「你者位老太太，不必憂慮，想你者大年紀，怎麼又逃得回去，不如與我作母，異日我送你回家去。」那老嫗聽得此話，不甚歡喜者，個客人者們好的心術，我做個以德報德，遂說道：「客官承你好心待我，我也與你做點好事，我們婦人被擄之中，有一女子，年紀不過二八，姿色雖不甚美，而舉止動靜，是個淑女氣象，每日同我吃飯，與我相誼，我與你說個暗號，他手中常擎四五寸長的一個物件，手巾包定，不許人看，日不失手，你再舍七八兩銀子，你總要摩倒，那手中有一節硬片物件的。」

你就抬來包不失格。金山意欲不買，店主也打總承，又帶八兩銀子跑起去，交了銀兩，就從口袋中間摩起，摩十幾口袋，摩倒一人，當真手中有個物件，他就提出，睜轎子抬回店來，打開一看，頭髮脚手到，秀雅，未免容顏太黑，想道：福在醜人邊，者也說不得。遂與主人說道：我者一路也不方便，選日不如就日，就是今晚借你寶店拜個堂，話猶未了，但只見那女子雙膝跪在金山面前，啼哭起來，言道：客官有所不知，奴是有夫之妻，我要失節，多年失了，還待於今望客官放我一條生路，不然有死無生。金山聽得此話，嘆口氣，道：也是命該如此。遂說道：你說你有丈夫，姓甚，家住那裏，說來我聽。那女子說：客官要問，請聽。詞尊一聲者，客官細聽，根由家住

在遵義府雙龍場頭，祖籍來是打錫，奴本姓秋，奴名叫秋月英，年方二九，自幼兒許配那丈夫姓劉，你丈夫姓劉，叫喚名諱我丈夫名金山，貿易外走，不幸得苗匪至，將奴捲擄，怕失節，拏鍋墨將面塗垢，奴爲夫死逃生，誓把節守，今日裏要結婚，萬不能够，望客官憫念，奴放出籠囚。那金山聽到此話，明明是我妻月英，遂問道：你與劉郎有甚表記，未得。那女子說有白玉尺爲表記。金山說道：我就是你夫劉金山，我爲你纏找到此處，如不見信，白玉尺拏去對金山邊說，邊將半節玉尺，遞與月英，那月英一見表記，兩節一對正合，纔知是本夫不疑，二人慟念不已。月英將身旁皂角取出，將面上黑垢洗去，現出一個佳人。金山夫妻相會，不甚歡喜，次日辭了店主，與

義母三人趕了便舟，往平遠縣走。此話不題，再說進先自那年回家，將家業一槩治齊了，思想出門尋妻，又恐金山來了，每日懸望金山不已。那日望得不耐煩，家中托人照住，趕隻便舟，路去接金山。走了一日，天色已晚，靠得廟沱歇宿。不料來隻上水船，也靠住一堆。進先上岸小解，見那隻船上馬門口坐一人，好像金山，天色將黑，辨白不清，遂假意朝岸上呼道：劉金山之名一呼，隔壁船上就答應。進先知是金山，即跑上船去。父子相會，歡喜不了。金山笑道：兒與你老人家討個母親回來了。進先說在那裏？金山說你老人家在倉裏來看。進先即進倉來看，見那老嫗叫道：妻子，你怎麼在者裏來了？那老嫗見是丈夫，大哭起來，各訴苦情。此時進先

之妻，方知金山平日所說義父，即是他丈夫，而進先此時纔說出真名姓來。金山叫妻月英，忒見父親，是晚一家四人在船上團圓。次日一同回家，進先到了家，過了兩月，請憑戚族與金山更名在中，將家務之事一概交與在中管理。秋去冬來，不覺已是臘月二十四，在中問父親：今天是小年，燈籠放在那裏的？也要拏來掛起。進先說：放在花蘭樓上的。在中走去樓上，着一大驚，想到此樓好，像是我幼小時耍過的。將信將疑，見那樓閣有一篋箱，他怕是放的燈籠，打開一看，却是些燈影木人，更驚訝不已。者些戲具，是我幼小時耍的，怎麼在者裏來了？遂將燈影木人拏起下樓，問父母便知。他父母見他拏些燈影木人，即忙說道：者是當年你兄弟鳳

生耍的切莫弄壞了是點意念。在中說母親不知者些戲具是我小時耍過的。怎麼在者屋的。你老人家說兄弟叫鳳生。我小來也叫鳳生。他父親說你曉不得是劉裁縫之子。路隔千餘里。那們是你小時耍的。在中說兒常聽人言說我是劉裁縫抱的。進先夫婦聽倒此話大驚起來。未必你是鳳生未死。如果是鳳生。你背上有塊紅記像鳳。故名鳳生。即將在中衣服解開。還不是相對。此時進先夫婦扯住在中大哭一場。細想祖人與神人之言一點不差。看來還是要爲善修福。次年正月初六。進先將團方親族朋友請了二十席。期至。進先見客齊了。遂將出門作善奇緣遇合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眾人个个讚賞不已。皆言作善福報信不誣也。內

中單說。進先族弟進達。前十年都是大家。進先要過繼他們子嗣。都不任承。及苗匪鬧過後。家業漸漸彫零。此時見進先帶有義子回家。心中想道。待你死後趕出去。家務還要歸我們。今日見他說是真子。歸回。心中大有不服。遂說道。天地間怕昧得者號奇事。你的鳳生被虎咬去。人人皆知。今日抱了外人之子。異姓亂宗。怕我們說話。敢忙打出者些主意。以假作真。擋塞我們。那都是白說的。進先說少不得有記可憑。何爲擋塞。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陣。進達席都不坐。含怒而歸。進先過了兩日。與妻商量說道。眼見你我在。就有霸佔意思。我們死後如何是好。昨日縣內新來個進士官。不如開了印。稟明存案。到底有个案。以免後累。商議已定。待開

印之後進先做就呈詞訴其寔情。那太爺將呈子一看點頭含笑。列位你說者个太爺爲甚麼點頭含笑者。太爺就是當年向進先在雲南船上取回那賣身女子送轉江川縣。那鳳閣家下又贈二十兩銀子。先去後鳳閣發憤攻書聯科及第。中了進士榜下。卽放貴州知縣。復幹辦平遠縣。以好報進先之恩。上任兩月就見了進先之名。故特點頭含笑。那太爺想道。此時也不說出聲名要緊。隨出簽票并一千人証教齊到案。太爺坐堂。一一問明。就勸道。向進達人生在世財各有分定。別人之肉是耙不上的。你的姪子自來名叫鳳生。原是因有印記像鳳。故而因記成名。今勸你不必爭論。事本屬寔。但者一件事全靠陰靈祖人默相。斷進先出四

十石谷子的田。以作祠堂。爾可願否。進先言道。遵斷。於是具結定案。定案之後太爺將進先接在內堂書房坐定。總將當年承蒙贖妻贈銀之事。幸僥倖到此。爲官意欲報答前恩。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進先總知太爺是那鳳閣。那太爺說完擺上席宴。請進先上座。太爺奶奶拜上四拜。一旁陪宴。太爺又說道。嫌疑當避。吾不久留。異日到了別縣。再接岳翁報恩。進先總稱不敢。宴畢席散。進先回家。遵斷將家族請來。立了捐業修祠文契。交與族人。眾族皆喜。到三月十六。進先滿七十歲。太爺差人抬一包扛壽禮。壽帳綾羅綵緞。諸般禮物。掛匾上壽。好不光揚。過了兩載。上司見那太爺爲官清正。卽陞銅仁府。那太爺到了銅仁府。將進先夫婦接在署內住。

了幾年後來在中生了三子皆是祁太爺栽培俱已成名貴顯進
先夫婦壽到九十三歲無疾而終此乃作善福報信不誣矣

